



天
地
護
輯
七

リ 6
4080
7 冊



門 伊 6
號 4080
卷 7-7



青野謾集卷之

自我 肅廟甲戌 坤殿復位至景廟初

甲戌下教曰迨惟己巳之事不覺怵于中也莫察悃悞誤良
佐予睿平心徐究恍然覺悟大加悔寤寤寐輾轉積年矣今茲
澳發綸音重正壺位寔出於天理之公而賴宗廟之默佑也肅
廟誌



又教曰邦運回春 中壺復位則民幸二三古今通誼其收張氏王拓序
後又教曰自今著為邦家制勿以嬪御登后妃上同

又命己巳死陳者吳斗寅朴恭輔等贈官高誅寃甚時非禱而
干名義者上同

時事翻新固是慮表而 壺位重正前古所無日月之更辛土歡

仰而獨哀吾士元之不可復生也 明倫彙編

壹儀既復將論已巳諸臣愆患之深時當輿情憤鬱之久爭欲置之
極典公獨曰律以誅心則固死猶餘罪然順首典請齊差殊今若
置此等於死則何以加法於請齊者乎於是啓竄九重者十餘人

李到書卷
吟墓誌

向時進用之人亦多懷私肯公迷君病國之後苟其擅執權柄恣行
眩臆者則固已葬深而竄經之其餘罪名不罰者雖有不能自拔
於頽波之中亦宜畧其小過俱收并用以示聖朝蕩平之意也李萬元
雖不無罪過大處之樹立既正則宥過疏釋實拿事宜而李鳳徵亦
向時亦陳一疏請幹恤責主及先后家其時朝臣亦多勸殿下以疎
骨肉收柔臣隣鳳徵之言所能如此也 政 殿下伊日之藥石只此一

着有足多者雖因廷臣之陳達有門庶放釋之命亦宜恕其他過即
許收錄請用以示褒嘉之意也 西坡集疏

李師命事當初大臣之陳達所以師命為無罪名亦非直請復官
也特以向時用法太酷人情矜惻為言復官之命特出 聖念記切
念曰之意以固寬大之典而但念師命所坐非薄物細故之比其証
上陷人等事罪名至重法難容貸若改之証服而快許伸雪則已
不無則有不可輕議者臣之愚意則還給其籍沒之家財及別單
之贖賜亦已無歎於 聖朝推恩之道不宜容易帝復以致物情之
未夫公議之不允上同

師命即大家之後弟寧之子族親姻婭之在朝者亦多故慮妨和協
而苟且調停者有之願悉帝制而不忍斥言者有之依違和附而不

敢觸忤者有之雖其心不一而要之使私意勝而公法屈則均焉同
即今在論者近百人為今之道必須稍加疏釋漸次量宜收用不
至為太偏然後可有辭於後世在吾黨則不同事理可否置名輕
重而一併白脫在一邊則一向後改全無容恕之道此豈太公底道
理中故真書

為今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闕一邊目中惟見一箇道理直截
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私奪錯於其間然後國事
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霆霹
之悍摧剝銷鍊魄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
後及復之虛故論議之間專務媵媵以保養奸凶為能事以愛
惜身家為長策而臺閣之上媵靡在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

欲委之於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從而為之說曰法之以不將愧其
心也其幸迫於公議而論述一二則亦必委曲回互而且滅裂強
不成言致強不成罪名而猶恨發怒之故已也則輒敢以誦於人
曰此人吾所親也竄迹可惜又曰此事吾不欲而僚議強之也
欲心是自媚於吾徒而覲免於異日之禍其偏倚而却畏懼縮
慙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令人哀痛然以昌悞之有至寬亦
鑿於彼而其說如此則雖以執事之明亦或意其出於一己之私
而未甚見察也雖先人之禍亦豈狎一家之事哉自古奸凶之
敗害忠賢極喪國脈如己卯之貞來乙巳之危磁百岭革雖千
百載之下人皆扼腕痛心思歎寢皮而食肉痛恨於當時之失
刑宗天下萬世之公議而冰止一家之私怨也今此先人之禍不識

論者以為與已解已何如而若以為有所美殊不可比同則固無
可言者不然則今日之凶徒豈非昔日之豪貞也極百岭輩雖千
百載之下人皆扼腕痛心思欲震皮而食肉痛恨於當時失刑宗
天下万世之公叔而非止一家之私怨也今此兇人之權不職論者
以為與已解已何如而若以為有所美殊不可比同則固無
可言者也不然則今日之凶徒豈非昔日之豪貞也極百岭輩
而在帝代則服其死刑在今日則不欲深治此可謂深矣好惡
之正而合於天下万世公叔乎昌恆於此宗者不忍深言亦不
敢極論者所欲問者惟明公一言之重再明公美以兇人之權謂
者以自取而不可與已解已比則昌恆當屏伏窮山緘口後在
隱忍泯默以沒其身而不敢有言於當世矣 崇若共葉泉書

金昌協出身於公至文時素慕悅公甲戌初送書請復其父讐
曰邪以一言之重明教公則答曰彼令我請誅其罪豈可私聽集
言而先移耶無識甚矣 嶼隱集葉泉遺事
向來朝臣之一進一退有若晝夜之相反春秋之迭代每使此一
處人議彼一邊人之罪是所謂人為方刀俎我方為魚肉者也積
怨之中蓄殺之性其死且之不得其中固其勢然也惟以臣身言
之亦未免舉世標榜之中而後之榮辱并沈未嘗不與黨人相背
至於已已陳疏竊望之罪狀也若所 聖明曲加保全必無一縷之條命
其在人情字有相假借之意而但以今日時勢與國事揆之而前
累覆之轍既莫之載今不得不痛懲而孟若古人所謂彼以急
吾心寬彼以暴吾以仁正是今日所當法一身私意何敢聞哉

於其間也以此黨人類多故家世族之遺裔其自伴奸孽陷於
重辟者先已以其罪矣若其情犯之差輕者不可不以次用者才
用之可犯者不可不以彰收用今之識者曰此黨人不嚴畏其報復
為他日地噫此亦該脈也當一番人進用之時必以為杜人口之地彼
此一也有何擇焉今日廷臣之所當竭力而致誠者宜在於弼戴
聖躬一心奉公掃除偏私之習必期於無他日可也今胡以他日為
必有之事而曰我則不為是也其與司馬光所謂必無此事乎吁
亦異矣 葉景真

公言李師命李翔事按獄諸人來時逞志窮極慘毒到今補完
復官有以致之也然獄事初無明白辨覈之端而徑先復官安
得無是非之議乎 上答曰昨午更張之初被譴諸臣一併復

官此無非慘被宵人之毒亡至寃極痛之故可以共申公議而
至於李師命李翔之事於予心終有所不快蓋李師命之復官
雖非出於罪犯之可伸而第洪致祥之當初復官備忘中非曰
無罪蓋念貴主母我負人之義則師命身負重罪混同復官實
無所據李翔之負犯亦非細故而向時之人乘時逞威雖不無
慘刻之事而不可以此容恕故終是堅執矣頃日儒臣陳達通
在桐旱之日不得不許更為思惟罪無可恕而遽變而見不自
招攬之說實中予病此兩人復官之命并令還收特論快之辨
書泰尚

甲戌 中宮復位於金春澤韓重赫等潛聚銀詭補與羣士大
夫通宮禁謀復廢妃閔熙等調蔽之方鞠始而會 上點點等石

用旧臣或言以李豎等所欲奈何必為世亮建德報仇宜不深
竟公以為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欲所宜私怪一用覆
轍相尋不痛防之固必亡上章言 殿下光明夫對如日月之
更無纖毫之翳而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其間其為聖德之
累果如何也禱治重赫之教為 聖上解中外之疑感為中宮明
復位之正大為士大夫洗千古之羞亦是所深尊朝廷於日月
之上者也猶不正法以又疏言蓋自甲寅以來朝廷之政易左
屢矣其褻亂之格則皆知其根抵於堂議而其翻覆之機則或
言重祿於廷佐是以其心懷小而害善良去國不足道雖在法
當誅誅人之心未嘗自服與人之誦亦竊以以此鉄賊亟行於
公卿而犯綱金不立处分每薪於朝廷而人心益益疑黜陟靡

常祿福無門賤人指高位有如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皆若
湘澤之卧就世沒夙習於揮重赫事可以見之矣重赫乃孔臬
一狂童亦敢生意於私聚銀貨自以為操縱回命以此朝廷雖
有千古之盛舉疇畜之言先已流命布於遠外臣誠私心痛之
及至按獄之後訊問罪人鈞校文業始得重赫等情以其所以
為 坤宮復位之計者乃在於投銀蔭希載之家而野象之貨
則盡散於竭文酒肉鞍馬衣裘之費其為人虛妄作事之幸悖
至方如此本非有意於大義行貨於他途殆可證也有曰例
問淹迨時月令之議者或曰重赫之心在於為坤宮復位是乃
大義所在見他過惡不可滯罪云噫君以重赫為義舉則是真
以為有功於復位也然則復位誠盛舉耳將置 殿下於何地

乎而況下之無以理乎且曰重禁乃豎之所欲奈何不可
為豎快意云豎之所坐在於憑依此事欲魚肉權紳重禁之罪
在於叛亂人心存及聖躬情雖不同法當無別何可依依於彼
此出入於左右也重禁竟拷死

蘇泉墓誌

昔在甲寅 殿下初即位而富於春秋桓楫出入官禁威行掖
庭而交結外朝為其羽翼去羣下莫不為之寔心故清城府院
君金錫胄以肺腑之親居中兵之地始有訶察之舉庚申逆節
因此發覺然此乃迫不得已之事一番之後不可踵而行之者而
庚申以後亦不無此事雖鉤得一二凶徒隱伏之狀其叛亂人
心虧傷世道可勝言哉然則其心雖曰願忠於國其事固難見
斥於公議及至己巳變更之後其時當國者以訶察為前人之

極深加以淫刑酷律不可勝記及今凶黯又誘脅威以完上變張大
蔓延將舉一世一半人盡驅入於罟獲之中幸賴天日之明不得其
魚肉權紳之計而自陷於大戮然此蹊徑一開之後覆轍相尋仍成
風習若不痛絕此風一變而習則國必莫之救而滅其在今日為第一
件大事惟在於此逆之一掃而去之道不但在於嚴法威以定而已
至於康晚泰崔旌李時樞務重禁四人之罪亦宜明白區處使一
國之人曉然皆知其情犯之重輕然後方可以快眾心而服羣情夫何
以言之當初以定而共中法囚取服者乃是晚泰林時樞輩三人而
皆以高復坤伍為從業此何小事而渠輩敢置而共為之云云將
欲為之於何所耶以么麼無賴之賊乃敢生心於此事毋論所執如何
甚罪可勝客貸而人心世道至若如此國勢安得以不早羣情安

得以不至於沒傷乎雖如此則渠輩猶且依托於大義至於晚春
亦結案中所謂任蓬構構以迎海上真人之說昨向目中所向而渠
自益對若以此事為案則并共任歸而論以大遂若以其事為虛則
証人以大遂之罪亦不可免此而益之固何以為國人何以為人乎獄
官雖有吊後之變易朝廷則自是一知廷罪犯如此而止於流竄國
人之疑幸豈不滋甚乎且念 殿下今日幸格乃是千古之所無羣下
億兆所以歡欣踴躍者亦但以此中宮之後位為幸幸在以此殿下所
作為光明夫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虧為大慶若果如晚春証
人之言則中 皇復位不待無一分得助而晚春也其為 聖位之重果
何可勝言抑豈之欲乘晚春者以其復 坤位之有寔於渠也
今之欲乘晚春者以 坤位之復為 坤位之復 焉云者奪及於國家

渠本之

復歸於上躬故也前後罪名雖若相似而用法之意則宗天壤
之別何得襲前人之為之疑哉 渠本袖劄
甲戌七月以之入城也朴左相世采出迎東門外公出示袖劄
曰今承特恩不得不入而必誅務重赫亦然後國體可柘故具
劄欲袖進於 榻前也既同列故不可不先示朴相大驚愛色
曰如此則將益春澤於何地乎公曰春澤之器此重赫一而二
而重赫則既有手筆之見露於鞠廳春澤則姑未有發於文書
者故雖不得益法正罪而何可預藉於春澤及不得歎發於重
赫朴相相恤然而還 渠本遺集
八龍矯之充行坐守而大抵皆尚氣恃才脫畧絕不甚類法家
子弟况春澤是千人所格沒令渠有通天學之貫古之微其所

處刑下流也。众惡皆放，惟郵車而載河膠，以求其澄清，不可得矣。今不自量其如此，而欲輒據臂干，預於扶偏，犯明是時之際，不知難也。正論一徑，其口便不新鮮，何其愚且妄也。今之士大夫，雖甚無耻，人情固莫不自愛，濁流在兩，皆憚濡足，又肯孰與積滂多黨，一春津閣，通謀汗上下，論以自污身名，此妄男子無耻無行者，乃為此耶。崇岩集

乙亥冬，以公拜三陳，白命韓重，肅正刑臺，諫以嚴刑，得情取服。後處斬，為啓，以此不得行刑時，議欲護其死，托七論，而內實誅初，延其一曰之命，曰：凡罪人之必待承服，在為難明也。今重亦既以渠子輩所犯，明白持口不服，再何必待渠之服，而不能正刑乎。大司諫俞得一來，謁公，曰：令忘請待承服者，欲其

生耶。死耶。心中果有憤忿欲殺之心否乎。得一笑曰：大豈之付度，小人亦深矣。遊鞅

上疫者，金寅稱以譏，察南人，雖得米布銀錢於剽，向久之，剽向知其無實，欲捉寅也，則乃為上疫之氣，以此事端著之，見皆譏察事，而逆謀則終無明白可證，不可無罪，而得進三札，則乃是察事，或可以以有可議之事，其時則獄事猶未決，市嚴治告者之意，有不敢，盡達到今，諸曰：并議，則逆獄已停，虛矣。誣人以逆者，以此小書札，議減其罪，在法不然，且今日之事，而過皆為議察，兩遺皆為告疫，其安置之道，不可有輕重之偏，黷以完等，既以魚肉播紳之政，將伏極罪，則寅之欲魚肉南人，播紳之罪決不可偏有所貸，以今日新獄之定，當若以此札戒罪，則以

完所告中許人搜進書札又不意倍多矣在法以此減罪在彼

無所容貸則其何以服人心而示後世乎韓稟與尸

張希載春官所生母弟也中官之廢私第希載以書直張氏後
涉中宮至是希載就獄上以其書後大臣罪當誅時春官當
後七歲公以為希載誅別事連張氏之兄別恐春官不安於是
請原法傅生議言於上曰聖心既悟名分已定是事而前今可毋
論今因希載轉輒不安則日後宮闈之間亦安保其雍和也上納
其言而羣臣遂改之葉泉差誌

張希載自禁府推向時有刑推得情之命而臣適於其時以鞠
事入侍故心必加血肉之刑未安之意仰達矣厥後又有酌
臣又不敵以聖教為不然矣則今希載移於鞠屈臣自為按向而

累次嚴刑迭不出款以獄體言之請刑之外無他可言而希載
誘書亦自達於殿下者必有所由上達之處今日此罪刑許希
載則其勢安得不延及於禧嬪耶禧嬪今日之心以恒人之情推
之其惶恐畏懼之心為如何而囚氣之人受刑於牢獄其事且連
於自己則及怖之心想必無涯素盡霧露之慮亦安知其心無
禧嬪為是共不安則其於王世子與宣平安而已已以後尊
卑易位人情久矣矣至今日聖上受名分已定臣而百事今
不可偏及於希載不得盡法依情物情大以為拂者而皆曰希
載所生是也何亦極罪而乃可以世子有所密貸而此言誠是
則守法之論臣何敢不厭而為國泚焉過思不得不出於此矣
臣以見希載於章道而通小礼事章道雖不厭而希載則此為

吐款並其所替之言而一曰直先獨於流入諺札事以自
上親覽不可隱諱之意屢次嚴問而款言不實終不明白吐
此陸因章道父子氣教誅之致亦以出於惡只就服之後有
所延及故也 上曰予之所處亦在於大臣所言之內朱廷
殿下臨衛十四五年未有德嗣羣心之向者世何可極而世子
當其時誕生若有不欲為 殿下臣子女則不可知不然別
益所降仰戴之意而元子宜早之時夫急故臣或者持難也
君其奉言則謝之也他而已已一者人為後說也乃以世子為
渠亦所極為心而他人則有不然也故因以之權至於已已五
月而極矣今若事或有礙於世子有所不安而不能預悉以叙
他日有難處之事則無乃與已已一者人所言為疑歸之以此

又今日臣子不致在生禍福而獨效力之地也 上曰大臣
所言亦是河意予豈不知其所達之意乎希載休而酌此到府
處之可也 上曰
時忘記德政在存野幸也國家之美事也初今中壺改任并為
屏商國是尤宜德討已嚴如又如一復生之續之陳存焉者而
干款也大比天下之事一重於決法而鮮有得其正者嗟司之
陳啓詞臣之撰述斷無他意予所問悔而乃以臣子所不忍聞
之說抑勒勾斷至於已已等之處孤元尤于此一壺位也則未
知所謂鉤覈者何事至若雅古直度亦說謝隱然後逼窮窮實
在款面以臨於民上也嗚呼已已者物私茅之後豈之矯逆王
言造言流入之罪希載社稷之罪以因已昭著難掩而若

其惟向於君父之前者廢於未廢之示知不但每一毫也似後
漢光武皇明憲宗世之未中有所說語於子孫位從不敢擬
於兩君之改心更張之初希中外之同忘記祥意觀之豈可
知寡味之本心而為禍之梯不信君父之明教而為官臨達情
無擬之於不備擬之地祥氣之間令不稱情已極駭然之所
謂狀大臣者豈所不至也希載之畏不是暗昧則字有旁貸之
心而此也曲為希載也抑有視君希載伏法事端輾轉
世子大不安於心到此境學大小臣子惶恐同榜已不可言而
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嗚呼國世之長短誠不可不辨而世子一
國之幸父子之倫也若為禍之一臣子而於此莫重三二大我
累不動念性汲一論穢古抄抄也邦 杜方綱語後

既曰罷為禍之批亦已明辨決斷而苟者忠君愛國之心惟者
上社于意下處時事扶持保全之不而而敏著也狀序人攻
致披面而般捺程為益然忌至於下墜諫專在於中臣其所設
汴尤為悚毒致令相臣屬連累只此臣比情不安似此舉措實
未可知也使至感者所憤服則何敢措喙益後之抑復再三審
致必收角後為是共益嚴都然則口日敏著之諫不但在駟逐
大臣實是侵侮君父也為人上者受侮至此而恥不依於抱擇
希之典及今股肱之臣相繼毒逆只思心中其計古今天下安
者如存國祚乎子思為此而不已私意日也所之心事之割
益他則惟子而明察不可質於神明則言必核何足介意抑否
思想日深一日柳我莫之改焉子當決意親迎不密但已也

著跡後論
南相時書

彼一箇窮措大雖直清疏放竄跡夫孰能禁之抑奈何核加臆
遂措既疑仍一則曰此豈一鄉儒所為二則此豈一鄉儒所為
彼現其意疏為以一種陰邪之徒竊跡旁伺欲逞其志尋得一
言款聊復隱遁措廢而為此也此豈何而措而生措所謂少
論也而云即措老論也而云即措老即少而別者所措而以
為措少論也則少論之不足此三人輩子皆信之以別者而措
也則此小非老之間未知更為何人而其言又汗漫而不別也
似昨措一二人也則得旨於其論也而亦去金時傑之跡
望上已而傾軋之又沒把捉之說眩亂於陰邪不逞之材也
其不心此等也此在今日尚而措被之宜言也身使他日時移

事變而懸賊作惡執此為契藉以藉口而逞其則其禍豈稀止
於敘著等而已而今之改下敘著者必已自告便地其勢者天
安而年危有不利而益危矣此亦已足言何更取他人納
之於管獲臨辟之中然廢為快而且其公何不以此下跡反之
凡後氣力移之於明大我討亂賊而存於一介窮措大在人所
謂恠鬼等在執屨起沈視據肩切齒若鷹鷂之面鳥雀若何也
其亦可笑也已 鼎忠典命序序考

即今汝疏所執而司所爭關係至大義理甚正小生雖極其狀
亦豈全昧此義而其所若心處畏也亦察事至今猶未知必無
此理今陰欲復其所見請從公叙何可得乎今人皆羨小生以
後其不當處也次日何忘記有日若使希載仿法事端輾轉世

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學大小臣子惶惑同極已不可言而
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云再叩三司請對呵 上又曰為
天下之事復豈窮乎歎為有無依難處之端則善處為難以為
悔之於始決不可悔云云以於後 聖教規之則情中事似案
者不得不能長不承此發之悔前小生之言不可刑而免承此
發之後反從請刑之論不為重難乎 蘇泉與朴和
世米壽
朴左相世采再三請免見於希載事曰謬見如此此只當為
一世罪人而已 蘇亦送事

甲戌世論老少皆曰希載可杀其体違兩間去則以為唯在日
前不可過惡於來為老惡則全以依春津專制誰係一世以
金德電為大和而為終不回以以為吾言不中則 宗社大幸

也吾後誤料事之罪有不可言不幸而戊申則吾雖万被戮仍
言笑入地云 上同

李奮命時一掌末謂曰發死希載似太早為事及禧嬪而小人
亦亦可以死爭之大盜何為過惡耶公答曰為使希載犯事深
於他事則漢文亦未薄昭載希比侍昭尤輕吾何以半釋赦之
邦今則希載罪自與禧嬪一而二二而一也希載正刑則
必有次第事其何強之可赦且台單全昧事勢次第始為說於
我中心內知其必不然而外為是矣今在正刑後臚列深狀之
又水謂不知死境而將不然而臚列罪狀無餘地而後公等
占如以死爭之而奮命占無以答謝笑而去及奉已事奮與崔
相佛昇約以同心力爭以此為道退及崔相三劾終被罷謫而

審刑情狀保任上同

南相之力身已見乃政攻者成之也攻之者不以事理得步為
言而攻不其心事爭為情外之言豈足動南相一髮耶然南相
此舉雖自以為流遠慮而實為三思之善也并有仍道事
希載之賢死於經法之外雜素慕公者莫不疑有蒙蔽口姍
毀卒以飲淨而不悔豈無所以然邪傷粹立之忠而為社稷深
受過非耳及者丁酉七月事而人歎思公為不可及也兼亦善
甲戌事舉世稱無攻之功時知之者非杜西溪及尹相趾定柳
相尚運其刑書道一而已兼亦善事
閔黜則自楚府史已刑付就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必當加心
刑符益備遠事近若符積為望之文吳始軒激記異國之言証

及光王女稱不加刑符則今黜之所生未必有加於二人而改其
事之明白必於聖明親見其札則亦不致么證而可宣去乎兼亦
幸已極追論閔黜學獄之典雖逆誅承款則其妻子法不陷生
右相申碗判義禁李金雷引當法為言上初左相李世石反免誅
黜子至是公於追對論其罪法上不納世後乘機抵陷自為改逆
公又出江郊連三車乞免明在行狀

睦未善之所爭在於不恭頓共不恭不敬兩句語之間兩句之勢該
意不無些少緊歇矣雖然初差直以不恭歇為案則其罪亦難
容貸而第申厚載中變其說且有文蹟之行為未善執言之地
到今差以不恭不敬制案則深人猶不至自碎若以不恭歇制案
則自崇至歇亦似有差減之道聖上矜其老耄三年念其驅使

之久推以天地之大德也哉一道 兼泉收叙

盧以益則以當拓編祚身先朝為言禁厨所以此於向目而集
且對則云意在神靈先朝非為祖臨以此不為取服都竟盧跡
諸考史冊者幸非知其事之甚且而致為流言以祖鱗 先王
之憂也然則以此形罪徒不的當只以誘考秘史以為魚肉士
大夫之汴者其深極重魚肉士林猶是一時之禍誘考秘史乃
是形廢千秋之巨筆柳子光身後猶被刻軔之戮以此群深赤
之極當而但律且漏史考史之條律且止又則此律奉不得禁
人將何以處之而柳子光之外中朝事迹及我國故實或考以
史叙傳統編罪之體而傳說史冊之完標在義消誘考之人乃
以益也及消則問於只向也何以處律則為考而兼泉收叙

自公之官歟朝廷之變按如奕若然拘國者乘人之善惡淫刑
以逞快其私怒而國受其歎公孫游受之輒以彼曰暴矣以仁
之義視失于上下而身被人賞笑而屠捕之禍為之小息兼泉收叙
南九万字雲踪号兼泉回身人生於己巳少家德誠年十餘乘
京城諸名士咸服公文微群向日房辛卯司馬兩粵文科清冰
北諸坊者異蹟益立生祠甲子拜相方夜之行迹 上慈公
甚而後廷臣曰九萬剛明正直不撓屈予故任以輔相乙亥御
生之德公教曰依相之公忠信直軍者其比一生以沈醇朋比
挽回國家為已任其勤之忌之於廷席察其愧古人及至御婦
所行曰壯國深破惟奉法受時力齊自忘身者以為知臣美如
君也其遺教引也 上之教名者行禮絕古今屬為天所借來

歸手札分御膳書心親送為至親握手勸酒而至於所為正
則不軌起自以多乞致仕少許丁亥 上思公好名曰修名而
公次在申乞益出 上思其去國為之曰卿能我留乎為許卿
於是許公致仕宣醴加賜衣物公少留江而歸朝廷者大車
大儀及海國揚名 上輒咨焉次公一言以決幸於至年益踈
庚戌收債亦歲餓殍相枕公晝夜殫誠設粥十餘所躬自輸
盜遠近流丐亦皆救哺民皆以為大夫人享壽無疆刊木而頌
祝辛亥梓咸鏡監司去秋遊牧千里僻遠山堡無所偏斥盡列
道內山川地勢以進請立茂山府南吉州甲山間創設鎮厚
州通廣四郡 上展視法官曰為國殫誠如此 兼泉送子
公諱試於亥及增廣金昌協對讀至李植備文甚生疎朱筆亂

打殆無完處及書等第使書以三中昌協汝以為研再三於雜
公曰親其文必讀書能文者而偶亦何文生疎乃後於對策而
後場必能赴未可知汝宜為亦宜耳昌協不得已以三中書之
而從未信汝場果以策高中而佳作也昌協收汝人曰文儘如
某台者為試官而後士子一之赴舉云 上同
丙子為盜于張氏宅差 上親鞠而不得其緒其後張家奴業同被告
沒鞠眾疑其自盡而嫁裙於西人兼泉亦疑其然而難處於張
娘請世竟言者又舞起於公心而盡者乃流珠家子李義微子
弘勳捕誅兼泉以移事引深 南柳西相
全志友妻
張希載誘治事後余受委於鞠庭入對曰此事連及內向者難
勘希載而止自 上宜有思量之道 上納余言也退云適訪余

余告之故公曰相君之意我知之矣然他人則必每為相君為其美俄
而後疏改余故也城竹罪矣公以吏判承上命未論勅余入城德
而改余者蓋深故又匿還紗序向公入直兼房尔宰來問余事
於公者公曰吾者心懷異疏在此出不其草略曰臣初於首撥之
間希載事不心其所執為不足又勅其改入而稀殊進退之際義
所不敢出故於其去已及同退之意臣所貪惡逐四則何款更
對於他日也卿宰黜坐而去其後余因上教公西久還朝公跡
果不上丙子身秀空私親張氏延晴全者亟盡事余與公及
申相翼相同梅張叔東同類者跟站而不肯盡吐者加刑評余
意以為自古亟盡獄也究法其罪必至難言且此也楚中
埋函之比果武帝之時明太子之母丁嬖妾者埋蠟鴛也將窮

其事尚書僕材徐勉固陳而止其言所不忠而然也欲以此言
陳于上而與左右相同傳入對余先有所聞說公亦繼陳不可
窮治之意右相亦每異辭上曰今聞卿求之言正合予意仍命
審鞠遠配張叔於是羣臣憐然攻之余與公及右相並出城外
紆深及辛巳八月余與公用世閹門外哭班也有肉走而呼於班
者曰容貸希載之人不可在前行公聞之泣班家人曰今茲班行
之呼極危怕駭棧不日當發領相府事將不免吾於甲戌具疏
撤上而未果者其時族府事雖被入言上眷方隆清此同罪及
為此者深觀之故也今則事勢迥異同其事不同其罪吾深懼
有盜上章略曰近者該甲戌丙子刑政之失若臣以丙子按獄之臣
已益幸進之理至於甲戌事猶有未暴希載酌處之初其時領議

政南九萬諸臣以稟裁之意臣以經制為對其後左取政補世
采之進制示臣草本臣又至深思遠慮之說其言入於制備至
往繼命言者乃以不忠不義為九萬謝業且以所謂深長三
字為忠勤君父之評以此居深臣實為首何敢獻也自稱才微
而兩司合啓以希載事罷余以業同事免公而曰釀成盡受且
以公災難後上章為歎有要觀之言余心希載受罷固所意生
至若余向指獄余時為歎相入對為後後事為免於此豈可
師筆公以為公之罪去乎且其時坤亥初至樂禱去謂公希英
陳疏將欲擢取後初噫公之擢跡已在甲戌及此上同以倉卒
所費實天人所知自古証人稱罪為死里白雜曰因極盛者為
此地若年 葉亦所撰相方運全誌

朱子

仁歎王治異政因有在蓋極命禧煥張氏自盡時 世子年十
運臣等懷憂憂公與左相李世白右相申院李判李奮兵判金
權正判金昌集會閣下碑名陳制禧寢 朕命承為尹趾仁遠
還寢有命公所會叙不入旋說親翰公上劾論三曰若漢田
叔燒果獄詳請毋以果事為問以安太后書之綱目而先儒美
之君臣父子并列倫常是義經權立為輕重太右世子雖有親
屬尊卑之殊人君慈愛之道臣子服事之我固老異政而宗事
大休之所關係尤如何重也況今春宮情境其可比輪行太后
之不食涕泣而已乎夫梁王一藩臣也明有死罪而特因太后
愛少之情援法免死儒者且許之今嬖孽使有難赦之罪念
春宮誕育之恩為春宮受傷之慮少加寬貸不至於究竟暴

拂而左右不逞之徒則依律處辟以申王法如羊勝等之為以安
春宮恐不悖於今日社友之道也惟我春宮以猥弱之年乃於
倉卒意慮之外此處人倫同極之憂震驚崩迫當復如何我為
使之推剝殞獲使不得自全其情性則惟但重傷殿下止息之
息其於 宗社何更願隨事方便看意調改勉盡鎮定保安
之方此老臣已之至忠也 上不納公又具疏袖進有曰殿下之於春
宮所以託宗社之重也今以惡逆不道勘之於其母行慘切之誅而
謂春宮保可安善乎若於驚動震剝之中致有大段疾患則宗社
之憂為如何又彼 嚴首不得參鞠陳劄請罷復申前說以為
今茲獄事關係至重在國家為王法無所之而在春宮則為人倫
同極之憂左思右想宗甚難處故參量理執折衷經權竊以為

與其伸法屈是致臣子討復之義每字屈法伸息盡 春宮保安之
道何者謀國之義 宗社為重而積嬖無他然後 春宮乃安春宮安
然後 宗社故也又曰評治逆獄不必親鞠而以堂之千乘之尊日
取妖巫賤婢親自詰問亦豈人君之體乎 上震怒呵責甚嚴
中道付明谷行狀

初季已之獄死囚尹順命希載外弟也當結策取招大誓曰矣身前後細
供皆聽金春澤所恣恻春澤教我如是納供可無死而有利今反乘我而
更卒皆聞之按事者不錄其辭又有流言曰順命供辭有云希載在誦
校誘書教其妻之惡曰此女締結西人欲乘我而謀害東宮按獄者惡
其言不錄于文案人多傳說至是丙戌林傳等上疏謂謀害東宮凶
言也掩匿而不錄蓋意在徇老論也因政院之啓始命傳等配老墮皆

曰設鞠究同詞覈其虛罔然後吾輩可以容跡於朝端免罹於他日豈云
少論若不鞠同是貶老論於元裕也羣情如沸於是持手鄭棫啓請鞠
向明覈上可之公心知不可成獄而不能無動於老黨元裕之言家
命按獄歷究言根死之多辭絕無可向春澤恩德之言沒之獄案既
播耳目謀害之云衆亦疑其里有而不錄方博疏劫甚辛已禁獄
諸臣各自甄卞李光迪則曰順命劫無足辭金昌集則曰順命引希
載書而其詞則不曰謀害東宮而曰欲弑我則於世子亦豈好而及
按向辛已向事郎呂文重姜履相之皆共昌集略同而其辭錯出人
益疑之公以為妙論當初必言者無以出而辛也諸臣是陷人也謀害二
字則諸人所供皆曰無之當以此為樹於是罪姜呂以傳言此實配極邊
罪博以裕心嚴刑配絕島又於疏論讞奏務祿老論之意猶以不盡如

望不快於公上令

東西之分已過百年以因難醫之痼疾而至於老少則同室之閤轉輾
乖戾式至乎今日耳老黨之人凡此議論舉措一切以編黨從
事於所謂不爭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之義不翅並髦之矣
此正有識之可以深非力斥而國家之典受其欺世道之益無
可為亦職由此耳今老黨黜退少黨進用為少黨者能以不爭
不黨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為心凡於論議舉措一切以公正久黨
從事且將物我彼此之界好惡愛憎之心其夫平昔忿指怨憾
之端擔閣一邊只就每事上先究義理之極折其是非之衷又
必參之以時宜事執毋狃於積習毋悞於私朋狎規昭曠之原
執中緣督而行之務務反於前車之覆轍然後始可以當銜劄

君子目而合於古所謂彼以暴吾以仁彼以譎吾以忠之義矣
若不能是限之以物我彼此之界行之以好惡愛憎心而平昔
忿憤怨感之端又固然挾雜於處事持論之間則其於君子之
人之目吾不知果何處焉而又將其手素潔非刀斤之人同故
於一致乎毫毛長短敗國家壞世道之罪亦曰惟均正所謂
以暴易暴以譎代譎如是而有居於君子指人為少人其孰信
之此其宜寬乎一也老少之分始於庚申後黨人緩急之爭其
其時被罪者之源頭亦有可惜特以濫觴過分則冰王政之公
故教三君子顯言力爭罹謗毀遭誣黜而不顧四方之公議翕
然置之即少輩之根本規模不在偏激峻急而在於平正寬恕
然也向於一邊人則持平務恕惟恐其攻伐之太過今於老為

則不少平恕而惟怨攻伐為心則豈不為前後矛盾并送之故
而重失自家之本末面目耶況一邊人則不遑有甚於老黨而
特此少黨仇怨不至太甚耳仇怨不深則雖如一邊人之不遑
猶可寡怨仇怨既深則本是同根而相煎太甚此果為公論耶
否耶故少輩之治老黨亦必以平恕彼雖有罪過其於勘定之
際秉至公而行大中持大體而畧苛細俾無一毫過分之故然
後始不失少輩之本色而得免於矛盾并送之故此其宜寬也
二也勘二者以道理為言而抑又有一為凡惡此相攻勢同戰
陣名之曲直而得失係焉所挾之短長而勝敗形焉抑偃所
謂師直為壯魏相所謂兵義則勝兵法所謂以長短任命以短
擊長者皆謂是也嘗謂老為之長在於偏峻少為之長在於寬

平老幼之人世執國命也觀杞盤桓根固流波漫其安身立命本
不在於仁義誠實以挾持為至計以駐喝為能事至或假借名義
以為重或指陳禍失而以為名雖其核凶運用不越乎排軋異己圖隣
已私而推鋒賈勇人未易犯此正為三王之罪人而爭鬪則更強之兵也
故其言論常至於峻惡雖以是至於敗衄而不自恤焉少幼之人羈縻
之臣也內外無所挾藉矧力氣勢萬不及老幼而遂以區區公論之空名
得與老幼相抗其長專在於平正寬恕耳今權寬手而行峻急正
所謂以短付長譬如與人戰而失其長技吾見其終於大敗也目下
雖獲一時少利事變相尋於無窮而朝局之改換無常時移事往
之後以公眼而追覷則爵祿榮寵之不能長保彼此同之而乃此本
色寬平之寸長而并失之可不惜哉此甚寬平三也姑以目前蕪端之

事言之獄事未及究竟四字凶言乃在有無疑似之境也若因此事深治
老幼則少幼當不免為火之故此事源頭初必有原事有若上變之為
也不過罪人招辭中引告希載書而希書所云亦此指名握喉上變
之為也不過以設辭謂將有如此之患云耳設令果不載錄胡大罪也
以源頭則不過如此而以今日道理言之尤有不可深治者何也初則出
於順命所引希載書中假設之辭也終則裝於林傳凶險無狀疏也
夫藉於希載書中假設之辭林傳之疏托重於有無疑似之獄而欲深
治素相嫌怨者之罪比豈士君子所可為哉此而深治則必受陷人之
惡名無以有辭於後矣 崔崑崙世且大諫此仁書

左相金昌集又以博獄詆公至謂強成凶言之案公連章論下
有曰臣之送美云若有謀害之言豈有不書之理乎至於不好

等語設有當錄而不書此出於偶坐不察非有他意又云初之甚未傳外言
之後更問順命事觀之其心之所出於掩匿幽坐可知此以兩承臣之本心可
見矣昌集引左史李津謨錄之短說抑勒為說公據右史及堂官所錄
以平之番論按獄本末 上卷曰左相前後疏專出疑怒舉一邊人而盡
疑之不但構陷按獄諸臣而已綱打善款之律固已萌於心形諸之卑
賤不覺心寒也左相之疏出而始覺李德美疏用意不正明谷行狀
坤儀既復之後國益二說咸外不各之聖而乃有一者津敵自以為
公驛玷汚於日月之更 聖明雖妻孥之命而國言皆曰可乘為春
降者曾不少徵益肆從恣希載之妻爵添命婦年及老醜別
又與之奸淫而往來繡得者為其色妖艷而然而抑果有他意而
周巷之說臣因未之信夫及當順命究治之際不遠狼藉於後人

之招其淫從無憚之狀難掩於十日之視而其忠東秀不敢專
後至於論配則 殿下豈亦嘗不燭聞耶希載妻誘書所供雖
未知何本臣子所不敢者而亂臣賊子窮凶不道豈尚不測詭詐所
知別其時在廷諸臣立一人論及於流言惑得之大刑者 殿下國
果可憐者忠臣乎自此以後假名義之說以為法宰之畏者蜂起
而爭切其亦有一分秋籍之意於春官者乎張氏燭盡法張緒
族則宜也更向而猶曰名義之云爾者是其心將欲置眼於
何地耶前次自 上有傳位之命舉國臣民莫知聖意之所在者
誠以 殿下春秋易感一時微熾必不遠至於倦勤 春官誠必
有驚惶固措之心如不得已而必就則善攝而可則所謂傳位誰
曰國朝故事禮毛其文有行則守有守則從 曰提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視膳之暇參決庶煩以佐宵旰之勞固不違於禮意而必有益於謹撰並行不悖莫此若也意謂在庭諸臣十分講明從容猷議務改至當之地也及當伏閣之日軍門之傳令京兆之甘結八道之行矣連夜抄摸者若燃眉之急迫在瞬息之頃者軍校民庶先溢於巖密之地恰似古所謂兵諫者向使 殿下不反汗旬日之間則難合之花樣當從何起而果如順命等所云之亦向者後者官者竄黜之尚者洋者爵賞之豈殿下後者官不為愛私賊而然哉或流言駭惑中外之心或面疏互試記名義之實或操翻罪人之招或書詔相臣之 至於兩台並遷三劄久屈骨鯁孤忠竄死矣徵與鴻臚亦罪魚網有執其核者有助其解者有至其瑛而周旋者豈非構煽危亂之奸要其的別左右而

後莫不向刃於東宮而 殿下猶未覺耶不察其形觀察其影者昨此之禍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勢逼之地易以疑感則導羣臣使言利病備盡調彼之方猶恐不至何況自撤赤子之衣被用利狼席之少牙者乎乃若林溥之疏案出於宗社大計後甚明正而喉司之臣專事擁蔽林溥既以陳疏被鞠而當時主獄諸臣縱無德拿之舉是豈鞠屣事將當然者耶擅劄鞠案之罪一問事且以了當則國家設官之意果安在哉若洋陰函之謀火出於快奔之口則昌集之劄必重之招雖少有豈好深寔之誅而寃甚大言固豈異因再度招取而昨將死之亂語削不上案亦豈一節之所由則奸淫造言之匪費匿欺蔽之狀昭不可掩希載之妻一多將斃亦甚可疑其中隱情為不可盡測而春澤謀危之罪不終更

間可直以勘陳疏之人更豈可向執筆之臣為者其人則次第
審向明正典刑在所不己而標其大義據摘文字之朝夜翰一位
經事晚始以謝章之彌徒進言者少獲 者應酷刑流島向事者
以傳播擅匿之招未究徑配按獄者以故罪色郎生羅敵奎瑞送
和衣豈不羊禱春澤以謀免世子後 誘奪次曰豈可憑問則以宣
有發明之道而此憑自解之事辭許其自脫雖使春澤自為之計
不若是快活矣彼春澤者泐然一匹夫身自知罪盈難赦敢與
春宮作離諺書不忍問之請忽出於所好之淫女而前以順命也相
自已符合故奎瑞之跡相與表裡凶如春澤而一日容息於度載
之間則失刑之大孰此多也師命之第歐命死於伏閹之際政用雖
台之改英事 天誅罪不容誅而又當設鞠之日床突杯為請春澤

林溥疏十是欲一併甘心屠戮私王已威使每人於鹿馬寺而春澤
不誅歐命不寬則國之不亡未可幸也 李潛疏

上怒李潛之疏親鞠刑治之者不柔林溥德者潛疏之友 胡若行
李潛先生亦東方奇偉之士清軔函渠之疏刻析名義之察按
抹窄小之腹止而平歲而能和昌言遠敵是為一時之得溥夫
夫宦前古草茅激之論不可擬却一擲不中使伏以睨眴若得
以玷之然其後構踏大野完騁中達悲夫余嘗為之贊曰非
容鼻鏗笑傲接摺朱梅舌核東激氣悒又曰烈之氣發古昭明
憑凌月星噴落風霆宛為長虹燁然天衢下燭汚池杰亦于之
夢剪集

江華留守金構以營建長字殿 肅殿 受加資之典持平李光佐

劾構請寢資級以都憲連啟曰朝家命令莫不由於喉司而
由於振庭則是私途也無論事之輕重人臣苟以私途有所奉
行則此是便嬖倖幸之習事君之道豈容如是日者影殿營建
之命由於振庭則江華苗守金構之不克違戾厥然承受正星
可恥之甚者而乃於年荒停役之後費辭啟陳必建乃正其不
能將欣美意替成過舉之深構安得免而人之疑構以窺 殿
下之意為取宦之計構將何辭而解人手大司憲申疏以公以疑
人太過以引嫌進疏曰構身為宰臣極應傳命私途也則構承奉之
荒年停役美舉也則構阻遏之始既不恥曲匿而私受也終乃不
畏公議而請定有人之疑構之實自取云 西坡集
大司憲李孝秀以公於兩賢並享時事見任清凡事詎斤狼藉

吏判權尚運於廷席為兩批之論遂兩皆補升秀彥除湖南公

除閔東 上同

正星初臣拜清凡到任未旬庶享之命及下人臣事君之
道固為過舉而身任言地則辱稱首亦所不避而至於守宰
之位則朝家苟令治者不恤於意不敢不奉行也事勢之不
獲已也 上同

公拜大司成津試設場日者君得幸者肆祇公蓋以庶享時事也
公今施反刑該士而改學反趨尚迪大鍾得幸而最通文祇公老悖
國子堂上以三百年所未有係叙清罪上下歲久得幸等命倖
舉 上同

正言李坦托傳器濟等亦不足証公又以此置任賢偃蹇扁庭為

自清器以成一器即停公遂城上章曰至在任賢之舉名醜辱
則未解坦從何得聞而至徹天陸牙臣誠駭毒莫知其端倪也
至於太廟之事則大駕出宮之日是皆廟下伊時朝日初寒歲
時差晚以致飢乏果飲極盡而臣少者所軟之病自在少壯之
時行步之不能猶人庚舉知之所其知也自作門至太廟外門
其間頻遠筋力強盡時至款什蹒跚踈未免扶將以不知者
之致艱困益甚性且任臣閣下時為收移之事則此亦臣之
罪也至於望曉將事之日宿殿未未解偃蹇廟庭云云其言
之可怕何如是甚乎上同

初公與坦之父善茂同鄉相熟而坦時新登第新榜仍極選
榜色而金善澤入選公素峻正見人不足未嘗做偽嘗言可憐
惜李坦壯元及第夙來可規而昔初選入乃在吾人之弟又坦
之妹婿者於公為叔也早初女公嘗於臣席語及其叔祖不
能於同去門下其人勃然無知禮公乃切責而送之因語向者
同善二字博備而捏合之且公素重脚疾自作門至太廟外
門其間甚遠筋力強盡時幸款什未免扶將坦因此以偃蹇為
言蓋坦啓之甚物奴澤然坦一語而能停公之出城也東園題
公相過雪相推注乾別者行曰天寒大雪後執執雷雨電
雷之正此風可笑袖中騷寔字出城行色古今同題公與
同去門下而深知其旨深如恍惚之意形於吟咏而題公之心
此重將時上同

左相尹趾善陳坦陸其年少妹夫之言而論啓之狀欲相柳尚

運曰梅奪位賢事當明白處並以請下詢諸臣或言可嚴或言
考核國體 上以坦社也等未詳之云身爾論啓而一啓即停
者因也我為 友 上同

近日科舉兩李因皆大家而杜九棟並宜謂云文家乃為此事
耶宋均因每於堯舜而同一邊梅奪之言無所不至云可痛也
曹山房集

時為按材科舉罷已即博廣榜又設庭試以紀武科公論
其不可又曰今士習壞汚至此改宜博問選試為敦崇懲勵
之道數年不設科舉庭試聖只存居者即外節日課制施
實務異近觀以存防範之言則為成律心少息務於向正上
制之 必出於此

考乃以無文揚為欠文致無名之科以為濫矣於而科之地也
無意我實甚為且 二今紀綱頹廢人心污下祀界宏與之而仍
考此並為奸巧之徒朝廷方嚴討痛懲之不暇尉悅士心甚此
其付一選榜振振藉微事未竟一選又向試院長其革議除
此所以勵士習敦士者 道 兼亦收效

今之所設法因益也巨室亦為戚賤之人而不究其宗史從惟
輕亦恐不足心服人心也且所謂令及例者自安者當其何君
臣之分未定人之階級去物之心切也此宜今日所可據而為
例也乎今此法因亦幸以士子為名其如果為罪則宜正法
小果宜罪則宜重寃今於家之置疑信之間乃以反例子處
之則臣恐在名家為不能明其政刑之故在法因亦如生不如

死也 上同

公以副試官考增廣黜陟者一策考文粹不以此深加稱獎而
兼考官尹弘為欲私抹公奏止之法官考多言可取而上試官
聞駭長謂此又欲避陳腐可取也竟入選及折号乃金世基也
公遂常以能文知名而亦公所獎愛也持平狎咏徽忽發詔請
罷公取以為一試舉文甚拙惡諸試官多以為不可取尹弘為
欲批打則某手掩其券而執官則請弘為曰君為欲取之文亦取
之末也親融於弘為及他試官為言 上即之大臣乃以不能曉
味為言請奪弘為遂與弘為俱且對伊時同爭法考官同修
長嚴緝趙大壽供以許其可取陳疏為宗公於世辭考陳考
選奪未又言酌酌間謂弘為曰科場考較此一人之私事為者

可取君之宜取蓋勉弘為以不批打為事未得可取之文也此豈
君之徼私之意云云金君以燈曰吾心之言見疑於君意之誣坦
年之談及故於批換之資乃以誣詐向一向該初動駭之融納於
徼私之科也傷國祚亦爾後繁 判付以觀以不取試為得
融為 否 命教釋 西坡集

李判書云備以知金君按查見余世基試券出後人曰某在凡
力拘矣親余世基休使我為考試必且之快歎矣 上同

自咏徽啓汝時等捧公之評不售一日聞傳厚以一紙飛券
傳播廟中曰此因供也而獄官掩不保訊徽官目列其書者曰
順信言沈蓋昌文歐納于試官兩負用吏套為又若一供辭者
而移吳破及供於破及羞何官也順億洋隸而俱心搜討之囚

求生於死中者獄官果上章自辯於是以此死書為案而再覈之
碩及此死書令而順德昌皆言兩負說蓋派又拿嚴伊時市
屬之某也者法部皆言伊日碩及之言果以非向目者不錄若而
兩員既初不聞於家拿錄厚問死書根柢錄厚再拒之高
乃以其姊婿之盜科擊獄者匿獄中通示告蓋以此輩此死因
和底添刺兩負字於因供之外密地徑黃者其意專在公而德
囚及而屬死不認噴且以之素味於益昌一世所知故詐乃沮而
事遂寢及金戮以命世基字號書報趙大壽事出而時李憑
此為益備計至是李晚成以修撰投疏曰考官兩員之說必皆
禘今世基事被戮為通書大壽、其某又於武院屬口同處
其同情態人所難測 上批以疑人於不若疑之地下之公乃上疏

自列疏曰今番獄事死書之始出也一世人皆以為教條悞悞據
陷臣身因言喧藉不料晚成思欲以此套所謂屬口同處一院試
官孰不同處而至於寢處則臣之與嚴緝用人所共知 上批以解
且所煙房交 上同

大陳尹世紀等請罷公職並請考訊金戮順德 蓋碩及袒括沈
益昌文款傳納而破匿之說藉而為言又湊令字號事費刑死
囚顯反指意乃使援引俞世基以及公也於是同義禁李塾上
疏今此順德金戮之刑究其非欲使指出吳某而兩院官之說
始出死書而順德死曰不出渠口奉生法部皆謂不同則兩字之
出於中間灼然可知今乃携掠死囚必使指去至於俞世基事
吳某物理時死法脫閩鎮長之疏可得明白矣戮之書通字號自

是別事而死者直指之人則此何關於某而曰快信守諱曰戮
別者所隱雖無某之名使人明知其所指彼囚者等死身豈有
殊其庸粹而不承其指意耶欲望 聖明下煇無或使人橫罹枉
屈者金揆素怒公深判判金君按其概而快信果一海臺言証
折云金戮素札徐憲謙洪已男傳之趙大壽儵送李時及使之
納於公因快出公不安在算印諸金君命時戮及趙儵累刑
不徒儵折至者吳公如青天白日之語又言快信私渠曰如王吳
判書若何心欲而為南間人駟費乃者此耳蓋按村盜料者
皆在南間故云戮共時及扣關係自己及其官事皆已吐款而
拂於公守死不改人心者不可誣若大抵快信問自自是蓋昌
文歎而只於反心俞世基字等為對則金君出以向目外私批

汲之成案當初問目置不更許無所依宿物以駭之板理李坦上
疏下之為奉法都事及快信初批以明兩負之說為証又論快
信疑端者曰快信自初不待刑許一之輸情而拂於此事而後
及說因可疑而說當初勝征所謂納傳兩負者即沈蓋昌文頭
而及因臺督更向快信則只快信以金戮小札乃俞世基字等
事也蓋昌最為世基宣時大可疑乎以時及已男兩人為傳札
之札權而兩人俱稱不知其言之蓋浪送可知也如使誠守既
籍安勢則通書大壽尚皆承款身臨大戮更無所藉一員兩員
元益輕重何拂為吳某由諱乎其益信情因已了然憑死囚及
初之說託為左契必欲成獄也幸審克而所錄之吳事也云坦
亦常所証公者而其言如此公以尤可見矣李相國審到金君

以益昌事更詳順德又指曰科而一日與益昌送公第用情之言
渠在外竊語云公於科時常格管科前數日已能禁直自禁中
承命直詣試院以公方在春曹切奉曹公簿為載事上去未月
日若至是死囚極指已收露矢曹吏於公簿以付金衣之索而金
衣恐其囚極之自後不皆法考李相與公少同研情契不泯公昏
命之後躬躬勉同至矣俞君德文友以稔知令公之不私自者
知如何換於今公云而及以金捧按查一遵每違似亦奉情也
判我楚李濡奏驢春曹公簿公之自楚直赴候院月日昭如也
恍然有平及下意而後免世為金銀主而担任是去金衣 上丙
出矣李東彥摘公疏中教諭順德一曰法法拿嚴言根 上丙
拿向輕批終不允堂令俞命和法勿究而徑勘以為是別名雖

出而涉囚供辭相左事情疑犯冤數未易清以用情直勘罷執
我李雲壽疏在命和曰多於事後之始以其書出獄中有異公
案而批理陳清其之不向則情和氣像厥人融閉而志不及此
年爾成獄乃後以時月延延輕法裁處今順德時及後此抵核
端緒已露若救次而法則情偽莫匪里白自別何必覆垂成之
獄為糝糊之舉於時全救及徑徑憲隸皆累評不改辭理自直
快信証於益被復不謀日收成案在法故或摘公疏法法拿嚴
或悉情脫法動勘直欲強強獲成此此二人所自主張時輩所
揣摩以者謂東彥之陪命和之疏雖公廷射首法亦無以加上同
時國有大獄閻宗道子彥良當死希時肯為第一未生地私批
及公名謂渠為張氏陞壺流以吳其亦以為可而權重徑傳

之逮重經問之重經言某不知東西之人豈有裝此言之理與
某不獲其門徑者之何由聞而傳之時只得彥良拓也奇貨者
欲文致務重經至三而終不改其辭事遂寢及是止言俞彥明
籍死囚拓發潛請竄上不允以只出彥良拓無端結以此畏之過矣
房教上同

業同獄後治議以不竟咎大臣公明其為國長慮至是大臣有行
迷執義崔重泰追公前疏請與大臣同勘蒙允付林川後移長城阻
吳道一字貫之弄西波汝州人秋離之孫生於乙酉六歲伯氏呼約公
應口對曰規矩任圓方日月分陰陽國治在民安君明擊臣良七步
燭壁向山水圖曰山房不難登水深不溺候又有長松樹風吹葉不
落太白山僧善相者曰是貴人也官階雖層躋位又至於崇位唯

為人所忌而亦可以免禍云九歲泮製被抄李公殷相為大司成焚
其作不已發止權文科賜暇典文官至兵判卒于長城年五十九上同
辛酉北使要見本國文士名廷以公及林泳諸人命往公上疏
辭不許乃勉就館所止使索詩對以寫粹難成又索宿構對以
不特記上同

止言鄭浩據公酒席間浩請張泚誣諫陵取進浩啟中有吳
某在公厓對皓談其昆弟浩蓋泚兄泚貧負道流淮東陝公以守
禦事點兵閑東泚投謁公為退松江之後接之甚款後公出守
僊槎泚涉嶺海遠來公聞其窮餓厚饒而周其貧泚大感而啟
公以為弟兄窮達若是懸耶薄皓為對皓微示諷切浩御公
之欲陰中可見其狠毒矣上同

公出按關東也上手書賜銜製詩并小序曰江原監司具道一
之傳回萬里之行旋按關東之節蓋欲鎮紓之層生之論不得已也
言念世道良可慨歎偶以一絕言志去年塞北或瞻雲今日關
東倍戀君元來一尺丹衷秉末殆曉之豈足云特差別盡命姓
宣于家公祇受感泣人謂此勲誠秩視亞卿而乃有賜詩賜
行之恩以但固知所無抑前史所罕睹云上同

上下備忘記示我酒之意辭首忠勤有曰吳某嗜酒病成沉痾
而殆不悟有良可惜也記昔我酒之詩曰聖君寬恤龍頭選慈母
恩深鶴髮垂君膏世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宋賈祐詩可
謂善喻矣若使吳某於君膏未報成病悔可追之句當加致意
則字有取良以乎公奉漢倫吾感激泣下遂致書一通揭壁上

知夕曠神即日屏去極崇之具不復進酒知日或有以酒見遺
者悉辭還之因次 備忘中我酒詩曰膏膏勉藥未全醫既清倫
吾血淚垂內骨殊恩何以報死所惟有日上同

公以兵利互內兵勇 上命宣醜公自丁亡特昔我酒之後四年
制至至是有黃封之勸感恩琴三爵即席有詩志感曰三年銘鏤
戎常存縱對黃花不對樽宮醜特宣西省月以丹醴醉松君恩或
言流入禁中至微 宥道云上同

公沒後因延臣陳達上曰吳道一以兩款事被深而參良格辭
胡記甚矣堂論後予亦知非干涉於重往掌流議者故從不
久隨累月抄難者為此也惟使生存也當雖復特為復增可也
上同

對稱儒生配享公于孤山書院。即金東峯時曾任院休有後安
配之所鄉人士撤公生祠配享于其移奉影子上同
前獻納尸行教疏中元首服肱一段其意雖若勉我聖躬而實
亦追譽既肖之人其言雖曰人有賢否而要皆欲之自取之禮是
則雖不指名臣父而臣父固在其所斥矣臣於此怵惕痛惡何暇
有人未言西溪以勇之門人比左翁宜欲突遇朱子上頭而遂惡
其畏所信奉者乎朱子嘗自謂義理每窮人見有限遂不憚
屈其至致而從事極鈍之夫開口第一義曰仔細讀書蓋剝一膜
又一膜滿有解一節又一節遇有漸而通之會其有極則始見
隨上聖賢垂世立教之五息枝之相對葉之相去於是作為刊
我止其句讀莫不逐細之斟秤上出來尋常一字之刊或至於

千方易藁者有之夫然後義精理確軟撲不破雖死勇後起
思益有靈亦將莞尔而笑不得不至頭要不可以粗成拘滯之
見容易立說破也未知西溪力量工夫比此如何而乃欲一節
突迫之乎程子有言曰惟心不公底人不會讀書左右亦嘗問
素沙碑石之字乎甚商也之決印在於走馬一姓而既見輪矣
猶有詩言曰此杜川也之石何以飛度川架也執拘如此或令
臧三耳矣其狀也之豈也彼歎、眼中物事猶不難以白為黑
則說天下我理綜錯者千差妄別聖賢言談一布入一於浮雲
欲流之際去物何由使之會其通而折衷乎時有能何形而
粗見者一線可通如嘉窺斗如看核象則得之若驚以為奇物
善而人所未到而其原則而人功藁同而委棄久矣芭羅間物

物也若者尹儒之改陸中庸也尤翁同其後法者之衆而致研
者之單也於魯中亦者誅惡與之言噫其解嘲之責在後人有
一童擔負而溪堂文會亦未免隨喜新說不遠如愚其渾厚家
自是不招怨之道而大儒即可使彼一部陽氣堅拳擊排始自豪
暢由來泔水猛之區其亦有作傑而助瀾者乎左右之操籌出入矣
亦不西溪之查朱乎向者為沐猴舞打平恩第者非異人也而今之隱
几者昨者之跳跟則甚濼不逞其既從長處還他長處其恬退一節察
錢若水不愧若以成人之道而求備則亦有未者程子嘗罵周行已曰
禽獸不若朱子庸其義曰人最不可曉或有奉身儉嗇而愛
官爵或奉身清苦而好女色縱有病便不好不可以分教倫也
只愛官爵雖弑父與君也敢若作對語則只愛女色亦將何所

不至乎只之一字人須就此存戒以免夫狗彘之為羨今有合
錢若水周行已而為一人則喫做如何人若將曰半清半濁底人
也今有合錢若水周行已尹黑水為一人則喫做如何人吾將曰
一吉二凶人也然自其慕者而論之則必將曰勇如鈔若水賢
過朱紫陽則亦何妨尹彥明知之乎竊聞師生之間陰相付授
大抵是亦何妨底意而又有甚焉者王守仁之沒有教山農者
溝道於江湖間以一德字立為法門宗旨其法有流水東土者
筠也得之乃廣其旨曰男女淫慾天理也倫紀分明成人教也
天高陸人一亦我則泔天而不敢泔陸人若作這般見解則豈
非害事之大者乎

金昌翁与李德齋書

辛未年為過妹葬留石林寺十餘日其時出示其所為書而

悲境病體之中不能盡看者亦草草看過其中說出有好处
有過不及處異有論下而笑蓋其情既見其書則金書所談亦
不可為全然捏造而臬狀則不過如右此一散元不必下若欲序人
分論則豈不為鄙人之羞耶

明翁與羅良佐書

懷相有婢色美而善子者懷相一日杖逐其夫因納之雖曰為子終非君子
之所為嗚呼周行已而已此亦子華所傳也

明村與金昌翁書

有一人未嘗曰令錫輩前日別呼明翁之号且稱其文曰正是
純儒之文多謗書積費辭且華美莫能備云者此定但稱其文
而已哉今聞長文後及呼明翁之名稱以小人大隘有不平底
意士元集出集亦甚憾怒今稱無限醜辱而後與魯西
父子而極捏誣怒其子而辱其父者身是傳法沙門云今君

無端生此舉耳人言胡得免哉況且西溪文字何干於魚西耶

上全

仲和昨歲尊其老慕其名曾無一面之分而委拜一舍之地展
其尊仰之誠畧無排斥之事士元文集之出長文一誅之後
有此悽薄少無慰藉報恩之介其可謂乎

上全

士元之於吾家其言趣甚越之固久而平日侵詆先人之語自
其見於章祿者外屋下私語亦多有入耳者久何待文集之出况
文集所載亦每大段說法特以第宅事有所云耳此視平昔
所聞不啻不矣士元而在猶不足深怒况以此而移及其父而為報
復之計耶為此說矣此輩買豎之見而舅王信之於此當有以
見其所存之成深而亦知危門所為日夜偵伺在在為得其言
行之彷彿差互者而過為之口案者大抵皆此類耳誠可羞也樓

院之恬退固窮誠末世之所難得任於此固嘗推挹而其年又
先人曰甲也豈不可尊但其侮慢前賢被為異說壞人才匡世道
而流弊之所至莫如其極劉伶誠深不驕焉故昔年嘗與李將
弱言於驪江說及此事而曰若此者其人維可尚而其學術之謬
不可不明下痛斥壽翁大以為然今以得畧無排斥之事者何其
妄也昔年嘗與五六學者社會道峰松，聞梅月祠在迤將
交謁或以語過杜門者不便徑笑曰道雖不同何至於不可見
仲遂歷訪小話而故今以此為妄拜展誠又何為妄什農若上明於書
西溪事出於意外亦因時運且其自多危會豈他人之所能為
也金昌翁之書亦是意外然此輩驚惶以曰套未如此禍之流何時已
也西溪請罪言倫出於玄石門下亦異也 明參與趙得童書

朴西溪所著思辨錄前因該曹履啓有令儒虛辨破之舍今者
將有焚毀之舉夫時汶之嫉怨世豈或由於論斥宋時烈而今
其辨罪輒以經說為先此出於倚重深治之術今世豈於傳註
全體固已心悅誠服崇陽箋註古今每之句至形於吟咏而間有
疑悔憤排拒通則不知論者何振而得之侮賢也其以存真為
攻歟其道之意毀斥其人之語抑特以一二文義之差殊得之
侮賢則其於東羅有謂勞襄使世豈被侮賢之罪則其將至矣
也於何地抑而使世堂初無攻斥時烈之事居知其必無今
日之紛也 昆命論思辨錄疏
西溪所遭亦甚危會而辛勤著述一朝焚棄相應一笑久次
西溪韻曰蠶魚身在卷中生物性偏於貪字明縱集有得邨

知味堪美盧蒙嗜字名西溪詩曰鱸魚身在卷中生食字
年多眼漸明畢竟物微誰見得祇應終負毀鐘名又次日無妨一
義与傍生大处終彼見未明兩情者知猶亦此非閑身外毀兼
名 明齋集

西溪所以得邪於當徐者全由於白軒碑文及其子泰輔之文集
亦謂思辨銘不過是送司陪草中語其得邪之根柢不在此
其中後或有文字之得失皆不足為言矣然論西溪得失只可
於白軒碑文定之思辨銘自是空中之浮雲夫欲以為邪者則
在此而托以邪言者則在彼此其意在東而心在西心口不相
應也者 華泉集

闕梯院表家將打卒災後傳上食云此雖是古礼自有老子

之訓已成見行之礼特舉不行之古礼而傳之非但未安恐為
其子孫之謗焉可慮也乃有一書打朴即使之勿處罷上合若
遺命下旁則亦宜具辭告之而勿罷亦衆生時講討礼者造是
之意也 明齋身子行教書

上合一節家礼無能於何時之文故沙溪則以為并罷打罷相
朝多奠之日如宋既養則以為仍行無疑而自朱子以至吾東
儒先皆以俗從厚為言此從俗從厚之為定論也沙溪以朱
子居寒泉朔望奠一歎為罷上合之證此則恐或未熟安知
非朱子身居寒泉而使家人行上合即然今日定式似以申勅
將來使本無所效而行之而已既遵遺命而停止則到令恐在
度改之道况遺命已慮其得邪有雖得邪不可違之語則豈

不尤為重難乎以死者言之所批者猶是古礼以生者言之所
尊者父命也朝家亦安有以古礼尊父命而必致於罪之神事
雖不得免於罪亦命也順受之而已且喪事即遠小祥前不行
之事何可復行於小祥後神事之礼意亦恐不然 明皇與朴兩聖書
申愈東一源所策疏李凌踏曰春先生不書官爵蓋言真書其
諱曰某之駭歎于時烈何事其為輕侮凌踏少無嚴畏之意此
亦斯文之大疾李會金鑄王法入贊揚甚恟在涉儒為曰春三
序通文于館學以為儒罰之地而李會輩挽止不得施罪云
此都出行懷川所構捏也 明村雜錄
黔潭有林遇真者以未与斥和反攻軒相未語肆然侵斥於老
先生云果有是事却在危後則作此邪說多南漢江神義每

曰異乃朴泰輔之魁筆而一邊有心傷者初以為駭惡無論亦
未有批以承用者也不知遇真何得之托以扶護春也而毀
冠裂冕若是其肆然可知其陰愛指駭於西峰之門者情迹
難掩矣這中有一浮說有云尤有別集未到其家其中有不可
道不忍聞之說凡有口者莫不來問其虛實不勝紛然昌翁
即答曰先人於尤為固常待以函丈之師生之間苟有切磨規
責未始有不可受者今日別集之出不知有甚嚴訓而在不肯
往先意之道固不當推而不受亦不合反學固峰魁其先美之
不揚而甘心為進蒙之反射也法久 金昌翁與宋聖恭書
問于亡室大祥法君皆去書相慰梓子益終無一字以回固已
已疑訝也即見聖與宋聖仲書滿德縱橫藏頭說話盡凌踏

我何其甚也林遇其之為甚先師亦明何干於我而反為怒我
進投曰事醜辱之此、何道理前後令子徑革呼余名如呼小
兒或稱果川羅至於春祥則凌辱無比人多駭然而傳之余謂
厥父兄在安有是事不以為然今見此書果然少輩承望子
益之夙者而後也先爺素不滿於懷川者不一而足今欲追配
弟子亦何心腸神設或先爺於彼懷川者有師生之義如子蓋
所云、則其所傳規箴也夫知果何亦事也惟是前後極意誣
辱先爺婦氏之所不至則其為師生之義果若是耶子蓋書中
既曰不可道不忍聞之說又曰嚴刑固不當推而不受云、既
謂之不可道不忍聞之說則便是妄捏誣辱妄託也何以
謂之嚴刑而甘受神設令先爺過失誠有如彼之所云筆法書

續播詆耳目則為其子孫者雖不敢致怒於其人而中心隱痛
惟杜門而飲泣不置而人稱道其人事况先爺存焉瑕累而彼
之陰警險波者乃劍在口之言果証以不可道不忍聞之事則
人子之痛迫當如何哉尤宜讐怨而痛斥之不服又何忍為
此人分休曲護多行此勤神如此義理明白無疑雖三尺
童子皆可立論以令輩高明之見於且迷晦有此吾識見
之言亦可慨也措噓他人或亦或書構誣辱人者即有陽仁
知者亦所為不懷何抑有甚焉此豈仁人君子所可忍為者耶
子蓋耳熟目慣反趨於仁人君子此亦不能無駭歎也子蓋之
斥我辱我於我國豈所換亦不足怒也於此可見世道之一大
度也

舍弟事承示不勝駭駭語涉所尊全不擇發其犯分不遊
之罪誠無以爲解也然在舅主亦何至此歲時肯發之言
以傷至親恩愛所恃以安發處之而勿傷誅焉其亦可爲盛德
事久 農岩上明村書

徑之狂妄悖悖案有犯分因赦之罪乃蒙蒙主大度包容視同
薄物細故而不加詰呵多然何敢幸於大何之免而不以痛自刻
責爲念哉常以天地間一罪人尚存視恩於理已道其不可抗
顏伸眉與人爭是非也快之然或自鳴其冤則務亦可也有不
干己而托爲其所邪辨異勝視於甲是乙非者是乙其狂妄而
亦可得不見自己在也噫失恃殘念三鄰無所依非我弟氏而將誰
勝仰乎爰敬之至極恐一毫有傷是宜有加於前日而述出

惡口全昧忘律乃反爲前所未敢者未之緣何而悖戾至此
自知得死於仁人君子之不廣也山蓋帝及復思惟取所以自贖
焉則浣滌心膈息補黷則以承德海之萬一雖或未免惟是欲
跡緘口以終草木之年則可庶幾焉 肝膈此言非敢有飾蓋
自山居以來世緣與疎乍因一点隙光知昨非今是之有在竊
以爲人是人非于我甚事性自將之爲急而斯文是亦世自有
任其責者如是規未益覺向來狂妄喜是可天可駭此案山居後
轉却念願者亦非極辦此說以後誅討之爲計也 全昌翁上明村書
戊寅歲荐俄清糶于清人 舟竹船粟而致之公儉于灣上
清使致書于 上自稱耆弟時奴怨公以不能排兩司論羅公破
矣 竊宗復位改封莊陵思陵名公爲提使使公於辭疏論灣

書事有曰國家不幸有會務之際恥不能一朝西望則條外受
侮有不足數量今有必難爭之事重解不可測之怒疆事不
順屬階屬生和威尺寸之恥反取尋丈之辱則國體事固不免
交失臣之妄意今日之事只可以怨思難為我寧以身受罪
謗不欲生患於國事抱痛藏情駐之費上卒之野奉使之儀
責負人臣之極死 上優若之 明谷行狀

今比和事一事為國家大議論或以為挾持利害而駁之于夷狄
禽獸之科或以為耗對病國而律之以謀事不臧之罪隣邦之
懋遷有無互相交易古今有國之所通行雖以近事言之中
江用市歲以為例北詒之用市及萊府之與島倭通貨者皆為
應行之事而未聞有清議之非下者比蓋事勢之必不可已故

也既曰交易則貨與粟何別而他餘用市則傳與紙錢只此年
荒國空為民為質粟一欵稀為夷狄禽獸之敵乎雖使有西山
東海之民者當之不稀執此一欵而談之也我國連年大赦前
史所罕公藏私蓄未粟傳弱若不轉質他邦則生穀一着萬
無其法而魚竭滿目生類將盡設令金珠山積寶玉萃至何益
於醫藥口吻而救邦危之顛蹶抑此所以不忍立視其死有此和
市之舉也累萬石米穀輪來境內則市價之增益其勢必然今
年都中及兩西市傾傾增於春夏間者皆由於市價得此米之致
也且聞兩西之民以此救急得延其命者亦且不些與其不費
銀錢而此視民死其得失可知若其無直捐厚轉輸有勢者則
不可得全無弊端而凡事苟有所益則弊亦隨之况此法

大率安保其無一分之弊也。只是慢書一看由此而致之則固與
情之所痛迫而實是千萬意慮之所不到豈可以此追咎而罪之也
蓋攻斥市事以乞憐為言者丁時潤案倡之今此聖臣亦是請寬
時潤者而啟辭文字身繫時潤之符使廟廟空虛則時潤之身雖
存而時潤之符得行也。崔錫勳之禮幣贈遺本非私所擅為而彼
之所覬亦出於禮無不答則豈可以此律以外交駁之因測也哉。西坡集注
顯廟朝有進士李重明者上符乞立神宗皇帝廟上下事朝儀
不一故卒不得行然上意則以為是故即官其人愚嘗得此議
早晚有成我孝考當祀佑而彼三臣者亦不當從身廟庭也。九菴

今年是皇朝淪沒之歲甲子己一周之聖念及此可感神祇且

所獲三子傳

神宗固極之具東土之萬世難忘者也今日朝廷之義無地可見
則立廟崇報自是人心之所同然而天理之不容已者夫孰有異哉
於此事乎此事則非難而所慮者案心之難免而案切則難辨身無
此案心案切則虛殺案禍非小事也不知者見之則必以為立異也汝
亦默而識之。明齋與子行教書
吾意立廟以義則所當為也而以事則重難矣所得重難者非
但如眾人之所當慮而已事端既生則未始有虞之機伏於何
處而內外本末無一可恃此為可虞之大者然此未始之事難
可預言見明村書則以為他日彼中知之而使之遷毀則必不
能不毀如此則辱又甚焉云云此則未可知也未來之事不可
成說也。上句

靜江府虞帝廟碑在朱子大全不但昭烈廟之可擬而已請
候祭天子之儔非所慮也至行 宣廟 孝宗兩聖配享事方
享於宗廟恐無配享之義况三學士陪臣何可配於帝庭耶此
華陽之事本出於推隆懷川意而上及朝廷誰能言其非者
亦可歎也 明角与明村書

寧國日昨進對以 皇壇營表不宜過大儀文不宜太得而動
後之際頗煩聽聞故於益董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此
賢在朝處置此事大而論議舉措若是其姁姁為且國將
何賴焉柳左相之意似日後處疫壇或愈於廟其慮之可謂
深長而亦見其惻恒不忍之意多然愚以為既不幸而至於毀也
則壇與廟亦耳壇而取一杯土與廟而至於廢撤塗地直五丁

步百步之間庸是愈乎苟知其無他則直廟焉可也不然則冊
亦不可有也執事者畏忌太甚周防太過事役甫始而又從
而汴較隆殺之節各責益董之臣必欲減削營表裁損儀文
為焉以塞責為事得無未安之甚者乎夫以匹士之介務不
屑乎嗟來之食况我 神宗皇帝赫在在天之灵其尚肯降臨
於此而享俎豆之奉哉 畧岩与李在相濡書

甲申尊大報冊社 神宗皇帝至是年丙戌有事於皇冊公當
攝祭老黨以文忠公當主和我之议謂公不宜攝事行 神宗
之祀指授儒生投疏以証公、上章自引 上荅曰丙午年和议
宣出為宗社之血誠可質神明尊周之義本自炳然則此豈發
源所可詬辱者哉云、明谷行狀

嘉靖九年別立啟聖廟以叔梁紇稱啟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
鯉孟孫氏稱先賢左右祀享程珦朱松蔡元定稱先儒丙廡從
祀釋奠日子夜用小牢先祭從漢臣之言也 先王制禮官請
依中朝別立啟聖廟而不克施行 芝峰類說

啟聖廟之設始於宋末法儒更設於皇明法臣成於嘉靖年
中張孝敬之所建議蓋視前後法人所執以爲言者以顏曾思
父子位次之倒置也竊以此義推之未知啟聖廟之制棟宇之高
卑間架之潤狹祝幣奠獻之節犧牲籩豆之品軒懸之梁六
佾之舞將一用王者之禮與大成殿無少差別耶抑或有所減損
耶若一如大成殿則毋論孔意如何事勢亦必不逮若稍有減
損則論以孔聖尊其所生之心彼此隆殺聖約之間豈不感

然有不自安其大尊者耶顏曾思之先於其父有孔聖在上猶
可以壓尊之義爲言至於叔梁紇不祀則已有降於孔聖又將
諉之以何義耶欲以安顏曾思之心而反致孔聖之不安則豈
不有乖於輕重之倫耶大凡人於其祖先誠有推及追遠之義
至若尊師道則雖孔門諸弟子只爲孔子服喪三年而已必不
推及於孔子之父而況千萬世之後因尊祀孔聖之義推及於
叔梁紇又因叔梁紇之祀曾點顏法孔鯉之外又推及於不知
名字之孟孫氏又以其例推及於程朱之父又引其例並祀周
張之父有若臣僚之受爵於朝追贈其祖考者然其在爲聖賢
崇德報功之義無乃有若欲尊而反卑之嫌耶且程曰七世之
廟可以規德雖祖宗之廟惟有功德如殷湯周文武不遷而已

自其稱以上無不以次祧遷去祧而禫去禫而鬼古之神也今
乃存自古在昔悠遠聖賢之父不問其功德有無論其名字之
知不知通祀於天下永世無極按之禮意恐必不然此事雖已
定奪於先朝而其時不舉行者豈或有論議之稿未定制度
之稿未詳而然即且伏念此事藉令曰當行終敵於繁禮彌
文似非今日之急先務不如姑寢以待後日

華泉叔說

私心誠不能無疑也南崔二相之言也中原則有魯國曰里者
孰其地建一祠以祀叔梁紇以下顏諸諸賢則恐有允當即祭
於紳社之義也我國則豈可建之也至於孝官之傍則誠有多
少相碍處蓋一如聖廟則義豈可概就加減損則情有所嫌且
顏諸諸伯魚則皆已在祀列而孟孫則名無所著皆可疑也

且未見程朱之論有及於此者亦可疑也

明角與明村書

右相李濡曾以趙希采卜相公論亦未叶後有卜相之命公以為
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而莫重於立遂劑其卜

明谷行狀

余嘗拜於溪沙活間偶及劑卜事語余曰昔金潛谷劑李判書基
葬之卜 孝廟使中使問於金相曰何以劑李基葬之卜乎金相對
曰基葬不忠不孝故劑之云又教曰何以葬之不忠不孝乎對曰
因虜虜而遷女也自 上問於基葬曰卿有歲女曰臣女皆已適人
退敵之夕以其在室之女汲之成婚咫尺天陞如是欺設是不
忠也其父故判書顯英使北而敵總渡江病甚有急報適基
祔醮女之日也基葬過醮而發其弟徽葬聞即棄拊出去
以及其父生時而基葬差晚始到已卑後父病之謂何以

而聞不即教死生之際終不能相見是不孝也云云
中使故報非久斥堠祔為北伯堦祔慙悲疽背而死重臣削卜本
非細故奏采制卜所召必自上下問也先祖存故預其
對以俟終下教想聖意已領倉於削卜之故而不復
問也遂默坐而退云云余極印其情對之辭極嚴奉護也
清氣嘉果何語也

公之居憂也諱禮書病戴記並雜積年修證移易章
改彙分而自序之累改革崇始克成書名曰禮記類
編庚辰且疏投進上俞校書官印布正文其後玉堂權
尚游尹趾仁請下西南並註疏印進學士大夫皆印藏而
賞及是上任公益專堂人屢問之不得得禮論有果

同於朱子注說規命上疏方詎至日以毀經侮賢金樛中已叩
科榜既羅多所以復科慈惠堦臣疏請上以問臣公力防之操
深怨公懷心並力爬櫛傳注文致其說公陳疏自辨上蒼曰規
命狀摘枉挫必欲構陷之予因問屬良可寧心於是老幼皆指
招京外儒生換面迭起章交公車上皆痛斥之明谷行狀
大學禮記章不存釋本末傳臣有所受之先正臣文成李珣論
晦翁改定大學曰禮記一節別為釋本末章尋常未云其禮當
珣豈有不屬於尊信朱子而然哉蓋三綱八條既為大題目而
洪澳詩為明德之至善列文詩為新民之至善而明德為本新
為末則本末之義自包於其中誰不立釋本末之目亦自不昏
故也今所論次既無經文之移換又有此論之可據而若以信

用先正之論為冠則臣亦甘受之中庸二十八章則一章之內
有兩子曰字有違於朱子分章之例故附註曰未改恐為下章
之首或首改當入於前章之末云々夫以朱子叔例論之則此
段宜有釐正而猶不敢直為移屬於附註只得疏論其所以
初無一字移動臣不敢知割截而鉅裂者何句移東而徵下者
何段即印本是在否可迎也若以欲倣朱子之例為冠則臣亦豈
辭矣費禮章附註上條謹述程子之說下條亦取語類所論以
備參考而已初非別生新義求異乎先賢臣之所篤信者正在
於程朱而今以顯有不信底意斥之何也又以庸學還論為言
論庸學已經先賢表章列於四書而朱子通解還入於學禮
蓋聖賢論學庸學最切故謹遵通之例還論於學禮東儒

權近所論禮記淺見錄還存庸學於書中亦得此意今還兩篇
而并列而章句於本經則正所以表章惡在暗昧也且先經論
孝之言莫備於孝經而詳其文體與戴記諸篇既甚論類禮記
孝經當為附合之論屬見於朱子雅言則今以強附為抑抑又
何哉臣於經傳諸書蓋嘗積久探索或不無一班之見而至於
禮書則著工多年粗有研覈嘗謂朱子後來之孔孟文成我
東之朱子凡於編摩註解之間悉皆根極乎朱子折衷於文成
則臣不敢知何者為誣侮賢何者為自欺人矧凡臣所述
類編意義既有章下附註又有卷首序文及篇末或問既被官
印布在耳目心公眼明者自可瞭然而今忽快摘枉搯肆口嘲
罵橫加以莫大之罪名豈急於持人而未暇着眼放閱印

昔文元公李彥迪撤去朱子補亡章取經一章二條以補之又取
聽訟章移置經文之末文孝公趙翼撤去誠意章本注易以新義
皆已刊行夫二臣以平日篤信朱子之人揆其經文改定傳註
如此、与愚臣所編述亦云懸別而或為服身之大儒為俎豆之
賢相國無異論人不問然先正之道德固非後學所可合及而
向使臣見重一世取信同朝得如前輩人之非毀或不至是
欺抑世道日下後令古人生於此時亦將不免邪法則臣之自
訟自悼處也 若曰李晚成之疏造言極其危險必傾乃已類
編事不過假借而已其心所在灼然可知也卿之篤信朱子豈
不如兩臣而然哉良以世道險巇習日痼也 上四
類編書頃者梁生處消書問果講確与否固亦有兩端而故不

答矣今果出矣崔相雖以悔栗而先生自解而異於朱子則破
者之鋒安能免也只當安受而已不必較也 明有身明材書
蓋帝作書屢撻先正故相之門頗蒙其稱許簡冊猶存而
今得之初無講確亦嘗著論以辨賊鑄中庸之說士友多
見而及得之遂驚鑄說年少儒生固不足深責而臣之
童門受侮亦可謂大陵厄會矣 明谷疏
禮類云、蓋乃太過抑頃者梁君季通問及此事固知有人今
日之鬧端多不料明者之見亦如此也梁谷之論晦翁大學只
辨其得失而已何嘗得之斯文大度抑尊先師未嘗參涉則只
可先他使之去之而已規同門愕貽之流驚動何至行是抑雖
有世人之外謗我豈兩務則何閑焉却見如此故梁君之問

也。恨煩不能答。今亦勤問。必欲却言。故不得有隱幸。以此傳
示梁君。如竹亦欲勿煩。於人以資。原去幸甚。亦切見諸賢之驚動
如此。無乃懲而束西。漢之事。彼所。皆多。光前。後一般。黨人之
所。謂也。今乃鍾其。後作一場。紛紜。豈未之思。所。每已。別。與。同志
。修。容。論。辨。作一說。以明。尊。先。師。本。意。以。晚。現。者。却。未。為。不。可。也。
鄒見如此。未。知。如何。明益答姜泰奉錫明書

姜生錫明以書見問。只答以勿大驚動。云在若。無。泰。涉。別。雖。有
外言。何。關。不。宜。為。此。紛。紜。於。此。際。也。云。云。云。在。門。下。至。有。疏。斥
之。言。云。果。爾。則。亦。何。歎。也。第。初。聞。有。此。事。私。心。以。為。彼。雖。言。不
在。門。下。只。當。引。咎。不。較。而已。凡人。言。吾。之。未。善。何。可。自。以為。是
乎。且。大臣。人。以為。謬。國。事。則。當。引。入。至。於。所。編。書。冊。雖。曰。未

善。何。預。於。國。事。而。必。至。於。引。入。乎。只。當。答。笑。而。道。之。久。其。後。問
門。下。之。果。為。引。入。而。於。疏。章。頗。費。分。疎。鄒。見。不。能。無。疑。今。因。未
教。之。及。而。敢。畧。布。之。今。雖。已。晚。引。咎。一。事。恐。不。可。已。誠。以。彼
有。執。言。之。端。而。不。容。揮。斥。故。也。明齋答明谷書

公嘗曰。庸。學。教。條。之。說。雖。出。於。程。子。栗。谷。之。言。既。有。差。殊。於。朱
子。則。拘。謹。者。皆。為。僭。妄。豈。怪。也。也。復。入。印。者。庸。學。及。末。端。或。問
並。置。去。之。其。虛。心。豈。我。也。明谷行狀

上有疾。公。以。內。醫。提。調。直。禁。中。庚。寅。正。月。上。候。向。安。而。忽
下。嚴。考。至。引。春。秋。不。當。葉。命。三。提。調。削。黜。承。旨。清。寢。命
拿。鞠。三。司。保。清。還。收。皆。嚴。責。之。尹。判。尹。趾。完。上。劄。論。救

亦不細徐左相宗泰繼而劉論命寢劑默而 上怒猶未解
上雅重公屢遣人崎屹而屬拜相眷任彌篤無他端粹然有非
常之過人感怪之公出任東郊三月兩司介合啟有曰身帶
保護之任及忽翔矧之戒出入老家瘡痍所忌而躬自熏染
旋清入疹再啟荅曰害及生灵汨亂往古語涉過當而請釋逆
擎反忽翔矧所論得宜依啟初 上猶疑間駁有命輪直高適
會有妹喪出直日往哭徑兩宿入疹而臺啟云然修摺權簷
上泣曰合啟前後措語之矛盾破綻有目皆見有口皆言
而至以哭妹喪為大而終古以未嘗嘗有以不善拘忌諱劾
大臣之公讖乎輪直之日聞同氣之喪不一往哭則是誠殘
忍薄行之人何孔懷窮末之義乎兩司仍請劑默一啟即

允又因臺啟命焚祀記類編而毀其板

明谷行狀

崔錫鼎字汝和号明谷完山人生於丙戌母夫人有身夢有朱
袍象笏端坐宅後山頂前後修繕甚盛既得公常曰此貴人也既
識字便曉音首之分仍及篆籀之體聰記絕倫過目輒成誦九
歲誦詩書全文博通史書十二歲誦易象卦爻之變占擇之法
手畫為成益一卷綜覽百家下筆成章一時籍籍補神童名冠
八才子李春田慶徵嘗曰崔即如祥麟瑞稀世之物也十七過解
壯元丙午中進士壯元生負第八辛亥中庭試歷翰林典翰文
衡丁丑拜相丙申卒謚文貞 上曰

公嘗召余曰兩司是士夫出身後初程例踐而余則自藝苑
即入玉署以典翰陞承宣不歷兩司至正卿後方始一拜都

憲長時筆脚必有人鬼之交猜中年以後不能安於朝端安知
非招損而然乎且或以余之十登相府亦稀有之盛事而此亦
不然古之名相如黃翼成尚成安汝公一入台司便到數十
年此其為盛德洪福若余之乍拜乍遷席不暇煖者烏足貴
也

惟我肅廟享國最久名臣詰輔指不勝縷而以文章徑術受
上殊知十登台府者惟吾明谷崔先生一人而已惟其春隆而
忘愈盛名高而謗益隨大拜以及十九年之間動遭敲撼殆不
能一日安於廊廟維綸大志不克展布其萬一士類莫不恨之
及卒之日中宸震悼涕淚沾衣此可以觀君臣之際矣先生
自在髫髻已号為神童及長無書不讀既擢大科登通列

上有初問疑難左右默、而先生應對如響其以春坊官丁
爰也 肅考御書進教問崔說書安在其被春注蓋有素中徑
爰患且多廢散益大肆力於經傳旁及諸子雜俎靡不涉獵書
教曆象之學究極精微專門者不及也每看書十行俱下一寓
目便終身不忘雖官位顯崇省畧填門而左酬右應語無
不倦猶前置一可書不齊其目覽手披客出戶已聞啞呖夜
則閉睫吟誦或竟教卷其所積也既厚故介而為文詞皆和平
而典麗弘贍而縝密取材使事出入經史理理俱到華席相副
各社咸備蔚為大家若先生真可得徑世之文章而為大傳
所不富者之得大業者近之久藥泉南相公忠告曰崔相之
錯綜六經淹該百家雖古之道傳亦無以過之其奏劄劄

切可方陸宣公西坡吳公道一每燕之酬唱輒歎曰崔公之
詩連篇累帙愈出愈不窮如千兵萬馬旗鼓敵野其氣
勢不可當夫以師友所深知推許如此之為藝苑定論趙鶴
灘所撰明谷集跋

西坡曰汝和之功不特同時諸公所不及雖前輩鉅公並駟勒
有能爭霸云 明谷行狀

不出馮國之道莫如不為公歎曰天下事不教人做更教誰
做此固出於後而非至言也 上句

俞判書得一與我隣居又有世好親密於家大人既入清洛遂
往在頻教先妣每言規具密願言辭之姻飾太乏真樣此非好
人且交分太甘未可保之人也其後甲戌俞忽度改趨向武

於家大人之慍于鄭澹金樑輩人皆言俞宗有力宗為始服其
先見 昆命集

望而泥塑接之陽春昔聞程伯今見其人視世之儒虛榜伎伐
魚鱗為剛邦國考達恂恂忠恕師專內省黃中通理錦衣
尚綱出處之義一其初終志盡不事用札曆龍家讎言既
深國恥未雪非曰果忘庶矣故潔立如夫人驚外徇名空言
不窮高論無成同遭橫逆處得其道權度固愆犯而不校彼
曉曉者其不自量蠅點靡瑕鏡磨愈明人孰無親甚矣甚
惑父師輕重王言炳若蒿輅周見損益寧知惜不幡然舉
而措之 泮儒祭明角文

儒相之初歿也一家少年以誄文三本來示於臣請加裁定臣

取而看詳則文字支蔓語或有批牽意刪削仍加修潤而句字
之添入者亦多傳有之謂臣代撰無怪矣云々荅泮疏中扶摘教
句語予已覽矣寧有近似於法皇所云乎噫誣毀聖祖乃人臣之
極罪也雖微官庶僚不當以此而因極之言勒加况大臣之受此誣可
得矣

明谷疏批

向來有申球者投進禍士林之疏而摺乃先臣頃年祭文事肆
口詆謫考言固極至召時烈所秉之大義受誣則是孝廟受誣
多其後金致屋金樑木迭起贖章並論及此至誠以公排大義
噫嘻此何言耶洪惟我孝宗大王勵尊攘之宏誓躬薪胆之
大志純心至誠可質神明謔詢施措動責案效雖快贊無人天
不助弓鈞逆遺大業不卒而民彝人極賴以罔墜真可以撐柱

乾坤歟光宇宙則追淪臣下之得失顧何与於聖德之萬一而
前後言者輒蔽曰誣孝廟也毀聖祖也妄加人以誣悖絕理
之言噫嘻人之無狀乃有是矧弱國不幸遭值劫掠皮幣珠玉
有不得免焉矧丙丁山林送送之士固以為深恥而舉不欲自
輕於去就並其出處之義敢有二道現時勢之可否零才力
之長短自量其出當世道可以有所為則行仁政以得民務為修
內攘外之本修軍容以壯國期收復讐雪恥之功此則出而成
大義者也此不可則力辭朝命履貞不渝晦跡山林畢命由
命斯可以潔身全節庶幾乎易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訓此
處而全大義者也其有起應徵辟執高位握重權而徒飾大言
復雪之義了無事為之案別名号誠美矣豈与夫終身不出

克全大義者曰論也故祭文中有曰家讐惟深國恥未雪非
曰果忘庶矣故潔且美尹拯之際身全節也曰空言不窮高論
無成此蓋指宋時列而談其無案事得名也然則先臣立言之
正所以崇獎大義而特明躬蹈之身以談自不相侔耳今得之
公排大義豈其全不解文理抑止所信非愚則誣也或曰朱子
潘南渡之後亦嘗立身於事虜之朝臣復之列卒世未覩而
拚死討罪之義屢形於撰述論奏之間何可以無案事得美
名徧病於時列也曰不然時列固不可比方於朱子而朱子之
賊其顯者不過崇政殿說書身非若公卿將相之位處可行之
地操可考之柄也然於奏劄文字其所指陳刺舉皆屬案際
追護懼對類非一二今時列之位望權力何如而求其案

事全然虛罔古今人同何啻千萬里相遠絕且胡運方與
國力不競犁庭擣穴掃清亡夏雖未可逃責於又既任重負
苟有誠心則當 聖祖及勸責勵之日前席之對揚席面之
諒敵豈無一事一畫以效修攘之案也哉雖以徧對時所奏達
視之可驗其虛罔之一端矣或曰應徵辟談復雪者則前後相
望抑何專然時列也曰應徵辟談復雪而卒無案事則固未若
全大義之為高而力自主張以作家法高自標置以立名號既
專在時列則不責於時列而於誰責也哉虞卿周最之後非不
談從也從約之事不守責於蘓秦而於誰責也哉言者又敵援
比於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楊墨此蓋阿好時列之後病其
名案之不相副欲考之曲相解脫而既不可得大義之有成則

求其說而不得猥自托於世人空言垂訓之例噫傳曰擬人必於其倫耐烈何市人而擬也乃被筆擬於先聖言之不作其人之悖妄言後至是尚可与論辨也哉然其所以比况援證者亦不成說臣請姑就其辭之所蔽所窮而詰之夫以孔子孟子之徒而不居其位不居其職則正名分定功罪者為王道之權衡明陞道闡異端以救天下之陷溺宜其不越乎言法文字之間也若倡復讎之義居將相之重而被累朝不世之禮遇身仕世道數十年者何為而不畫一策不施一籌徒為寂寞空言也向使孔子而有行道之位則是將廢誅顯加慶罰必行以之正王法而立人絕使孟子而居司徒之職任成均之責則必有以崇正祛邪斯有明道淑人之效其可但以舊史之筆

削門人之荅問便以為自足而已哉且夫春秋非孔子不能作也楊墨非孟子不能闢也蓋尊王繼霸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於人孰能與於此不惟宏綱大用之所寓抑亦妙道精義之所存自遊夏之後不能賚一辭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楊墨之禍其流至於無父無君乎禽獸食人舉天下豈能見此抑孟子深明本末而究論之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所謂非孔孟不能也若今日大義則天之經地之紀生民之大綱也如日星之在天夫人而能見之夫人而能知之初豈深微隱奧而難解者也故自丙丁後公卿侍從以及近來幸布之士其於奏御章牘公私紀述之文祇說大義不可一二致殆乎家談而人誦此固非宋氏家私之物而特其力自主張以立家法如上所

云耳斯義也既人所難言則雖今之後生小子皆得以騰
口頰書之簡札而莫之禦也是則張三李二錢七皆可稱秉春
秋之大義垂訓世之空言也矧作春秋闡揚墨非孔孟則不能
也淡說大義亦將曰非時烈莫可乎凡此事理灼然明甚其所
以此况援證者亦可得大脫空矣且夫儒者之擇術莫嚴於王
霸之辨道莫大於仁義也則非不美也然人猶惡其假借曰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管仲之責貢包第可得美師
多孤偃之規約天王可得義舉久又皆有案事案功而君子厚
其心而照抑之今時烈之於大義其心之虛實真假非臣所
敢知而既無案事可言則雖被之以虛假之名願無說可解而
令不直折以虛假但曰空言高論亦可得十分稱停過於寬

恕矣此物朋怨之至引萬、不近之春秋楊墨首為出脫之
沐竟不知量已久或曰今日國勢固難望於尊攘復雪之功而斯
義也即天理民彝之大因終不可任其埋晦宋氏之主張倡明其
亦不可沒也曰然不能顯其行事而主張倡明於言論文字之
間此乃山林遺逸者之事耳既居其位身任斯義而若無措施
之案徒以淡論說話為功而止則其心雖不出於虛假將以何
辭而逃天下後世之責矧嗚呼明、烈祖赫、在上使靈洋
洋盪陛下土為今日之臣子者其何敢肆然指目竊藉為逸伐
傾陷之資也哉 昆命集上疏

源流始功尤喜望專精着力成大編俾令未死之前得以寓目
幸甚 戊戌市南蒼明翁書

仁卿子上法從前氣短不能遍及所以舉托者惟死後想必聞
知久

甲不市南与美村書

公以礼書多門有難領會乃執文公家禮立綱分目而取古礼
經書及先賢說併東方法先儒論著文字類附於逐條之下名
曰家礼源流

魯西所傳市南行狀

公禮書點契於後天說作置天各又与市南共著家礼源流又
有文集十五藏卷于家

九卷所接魯西全稿

左相李師命啟曰故副學俞棨經術礼學罕有其比先正臣宋
時列宋浚吉亦甚推許曾於闲退之時用功於礼書作為家礼
源流一編而尚未刊行俞棨之孫相基時為童仁果令欲為刊
出而邑力甚薄姑未始力云分付全羅道司準備物力使相基

校正開刊如何 上曰休為之

卷四

刊冊事累日反復思之初本乃四卷此中本乃七卷自 邦家
特命刊出事体重大既以初本請刊則私以此中本送刊案所
不敵且恐有人言此不可不慮也勢當終故於以初本入刊未
知終如何

明翁与俞相聖書

大抵此冊雖有彼此本詳畧之別以本非二書也固當以完本
入刊固已料感意所存而果許刊行則極以為幸退承下教缺
然失查左相亦曰門下添補完備無漏必以此入刊云云此固至
公之心也恐有人言之教寧有是种

俞相聖答明翁書

刊冊事吾意本如來教雖或有添補本非二書左相之言亦可
為據故初不以為疑矣行教之見以為必有人言且人知此中

之干涉則必有不悅者嘗毀之患云其所過慮亦不可不慮故
作書奉告者以此也

明齋叢書相基書

源流之編在於壬午癸未年間祖考與市翁山泉翁中連榻之
時所共對付互相手寫而成之者也市翁為務安倅時持去騰
出一本自看而手寫之草本則還於祖考久厥後在市翁之本
則市翁不復用居故不復變動而此中本則祖考不任修正其
所添補改定者比初本不啻十之四五久以此初本則為四
卷而此中本則為七卷多少之懸殊如此久以當初共編故
祖考撰市翁行狀以此書為市翁所為而以後未完全本成
於吾家之故世傳為吾家書祖考身後挽諫及行狀章疏
皆及此書久人以一書之屬於兩家為疑而其事案如許

矣蓋以書言之固無彼此之殊詳畧之不同如此執事所定
既不詳及此本曲折則私家文字有朝家命刊既是特異
之事、姓重大今別無朝命而自此私出此中本使之入刊
不但於義有所不敵寧恐致人言不難今若只以竟潭倅
今行持去騰本四冊者入刊此中本則姑存藏豈似為使穩
而無害於公私抑喪社儲要亦有前後本似無太妨而又
恐不免有彼此之嫌未知何以別為可仰

尹行教與李與俞書

記昔甲辰之春祖考力疾扶生作告訣書於石魯九春涉先生
且舉明齋先生姓名而語傍人曰源流補遺曾已屬某云伊時
不佞雖未知何書而心竊後之及見家藏四冊而後始知為
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追念昔言有心見祖考公平

不私之心也。先生見吾每曰：市南先生託源流平切而尚未果云。非止一再而數十年來不收闕此教。則是書已完久不佞每稟此書可刊之意於先生。則荅曰：既有家輯覽。則源流可齊云。而然猶稟白於左相。大逆者以為其素以此書故也。人等之上左相書有曰：兩家共編。又曰：世以為吾家書。則又何引備安。為抑求之。古人果更無此書之援例耶。大逆快許。錢棹而令輩中寢之。豈以為序跋中若叙前及詳畧之由。則務病其不專為合家書而然。即今所留初本。今始得見之。立綱分目。視考筆也。至於小註。始互有兩祖之筆。固不敢以筆之多寡有所妄論。而行狀中專以是書之編啟之。我祖者非後人所為也。且祖考戊戌年與大逆書曰：源流始工。尤喜望專精。着力成就。大編令

未死之前。得以富目。幸甚。大抵今日事。祖考有知。不過莞爾而笑也。大逆之追加爬擲。今許入刊者。夫何間然。而令必履之。其言有在。而且或以世人既認為令家書。故別有所難之者。

神 余相基母尹行教書

美以書志。市南與先人在錦峽山泉翁時對案共討。互相手書成編者也。市南之在務安也。携去騰書一本。其手寫之本。則還于先人。多廢後。市南還朝。不收用。居故。此書不復有所刪筆。而先人則不住修正。或刪或添。或移易上下。其改定者。視初本。不翅十之四五。多比所以公佐所藏。奪與此中。本多少有不同者也。其後先人又以添所為煩。使之要刪。故不肯則只就加刪節而已。所補則益我。之前後曲折。如此委詢之。及不敢不

畧陳以備巡察

明登卷李潛命書

書中立細分目筆跡多少亦言是何言印兒欲以此為分別彼此之資抑在弟亦宗每一毫如此意多備要云、只言先後刊之有前例而已有何別樣意思而兄以持此為相疵之物抑幸望平心徐究無及此加疑怒如何 尹行教與命相星書

我祖修德之語列門下或聞或不聞而門下每見相星必曰先生托源流真切而尚未果云者固非一二教也教十年來更不聞此教而常以戊戌書祭之有心知門下每見教之意不偶然也長令前書有上京時不得與聞之責知罪、蓋相星稟此書可刊者非今斯今而門下一切以為不可曰既有輯覽無事於源流云云然乃愚意竊自以為門下之見雖如此若欲刊之似不

必固持之且以刊事難必故所以不收煩重者也又其所上台位書謄示有曰世傳為吾家書且曰挽誅行狀皆及此書云是皆大人君子之筆也其為徵信於今身及無疑而我祖行狀猶不足取信於老先之孫者何也且門下祭吾祖之文曰俯視猶子亦父以事之云憶孰得之世豈師生也以門下之感德高義其視今日不肖輩零丁殘弱宜有所惻然於心者况出明之間寧或相負哉後使門下縱不必自登刊事宜若有喜於斯後者序其前後曲折而存案狀俾之入刊豈不有足於德聞乎至如輯覽在不必為拘而門下始而止之中亦許之末乃推之宗千萬萬痛之所未料也夫按是書補遺孰不曰成於門下而終不許刊果不惠不專矣 命相星上明齋書

所謂世傳者吾家書之者只言一書之屬於兩家而世人之
所傳如此以明此中奪之送刊難便云爾初非有爭較之意也
所得先生下托之語及君清刊云云語却人精神昏忘不記憶
其時非有先生下托之教也只以先人就本冊多有添補而不
尚任書屬之役故仰稟修正之意於先生而先生勗以卒業者
也此事恐君之謬認也至於刊事未云君之有言在行何時而
朋友中或以刊行爲言者則多矣鄙人常答得已有輯覽之
書且世人雖一卷家札未能孰看此書儘太多雖刊此書
誰肯看之此則出於嘆慨之私喜以不可刊也且尚多有未修
正處故不以爲汲汲之與君言輯覽云云則亦君之自洛
還過時始聞有利事之言及前此持難之意久第此兩疑

法雖甚昏石忘全忘而君之質言如此君書中以為數十年更
未聞此語云則無乃皆數十年前之事抑數十年前事則案
皆茫然不能相記憶可愧悚所得始止未推兩句亦不無多初
非有止之別意也後非有欲推之也只如左所陳而已先生
揚箕時所教之語言喜記錄之處幸君一一詳記以示如何明登答命相聖書
竊視昔後書言以此書得成於先生一一托於家親而先祖則初
不相與者此案兄編私根株多少病敗皆從這中出爲兄慨然
兩祖之連床互寫以成有同寒泉之共編案爲有光於兩祖
之言其所爲言多切至深兄果以此爲塞第之口抑弟之
亦有言及用字競爲可羞故今姑不刊言亦尚俟後兄
又以弟爲若於此書有爭較之意案弟之兩於中

者豈乃兄之反隅於他心而然耶與家親書又以是全然不顧
別似不宜更有往後而傾念兩家情誼不容若是忍不設相
務畧申卸言如左 尹行教與俞相聖書
初請補遺只是仰體相公之公心令乃曰世傳為君家書又
曰挽諒行狀皆及此書云未如爭較之不萌於中者果其
甚之若是乎望隄之云又何言也今徒以挽諒涉文字之為
重乃稀不念吾家行狀之亦重者何也前後語脈更加究
尋別自可安心仰於此一疑宜若以一言賜答而但曰果
以此為可以塞弟之口仰弟亦有言云在石勝為感
之至而所言者何言也幸詳說而痛辨之俾得釋然如
何令既以強弱之勢有持之文以尊卑之分勒駁之此

其可以服人之心乎 俞相聖與尹行教書

兄既以共編為惡又以修正為諱必以為老先生之孫編而屬
補遺於家親夫共編已有寒泉故事此美事也有何可惡仰造
說乃引牒以張在蓋乃兄意以牒以為重而子先祖共事則
為先生之累故欲請共編之案仰此則係兄之心之如何人各
有見不可強同兄若有一毫此意則都豈可言者此事往後可
以心久兄每以先生行狀為言此則兄稟不思久蓋行狀乃先
祖所撰而此書是共編之書故不欲自居而做之於先生此乃
先祖不私之意久後使先祖先歿而老先生存先祖行狀則亦
必如先祖之為久兄則以為不然仰強弱尊卑力資持勒駁云
者是何言而左相前家親方欲申謝而作書久使之先報於兄

而遂之故書草騰呈家親之意以兄及左相皆也一家之間不可有悖而相隱故也

尹行教答俞相書

蓋此書既先入市而共編之書則執事之以市而書奏違者固無害也但引悖以爲張本而共編之先人則全沒而不稱見者皆得其所左右而取舍者顯然可見云執事之言雖或未必如此而公見皆如此則即長待於他人之詆訾而此已有大不安於私心者此中在送刊之不便索然多有此私心而不敢有隱於執事故故將不得休教之意再讀高明想有以怨詠之也仍念昔伯氏完寧居於伯時取此書去精贖一件而送之久執事或未知之否然此書之成乃在壬午癸未年間則執事之未能詳其本末者亦固也先人与市而手履之草本尚在此中其

時不肖亦侍側得見市而與先人對案互寫終日不輟自首張至末張皆手筆相間不雜他人之筆久昨者執事之教有受托而添補者幾何之問而未詳受托之語久及見竟潭之書然後始知出於竟潭而竟潭案語認也其時市而并非別有下托之意也先人方有添刪之草本之事而不肖任書寫之役投以書稟告修正之意於市而而市而喜聞而勗之以卒業此書今載於集中竟潭因此書語認有付托之事而其案別如此久竟潭又言市而臨終有告訣書於此中及悖以言源流補送曾已屬某云告訣兩書中但無此語此亦竟潭之誤傳也明角蒼李聯命書左相書昨至書示當初與君問答說話及蒼君書辭始知君之在竟如許宜乎與此中矛盾也昨者教度從汝也此中初

不知君言之如許故頗怪其辭言之果也中多今始曉然也
皆出於君之未福當初共編之案誤認成以下書之言以至於
此身今則庶知前及案跡而自覺其誤久既覺之後則始之不知
與誤認又何咎也 明齋卷餘相基書

又太過也

上全

下教中既覺云是誰之說也相基對自初至今卒無覺不覺身
門下所留草本刀筆之條全且真面目絕可傷也此是我祖屬此
門人者手跡所存今雖多務可尋者下遂如何長令書每有
誤認之語若以行狀考誤認則終不免誤之誤久又其最後書及籍
狀而曰此是共編書故不欲自居此乃先祖不私之意云若曰共編而

猶不私云則朱子近思錄之序布何以綴為辭也且士友在近招
邀謹說云者即是行狀中源流下句也既有如許大文字則想必謹
論於一時士友而在近士友固其有參助之語久以此推之初本小
註有不必論而行狀中辭意自可見久後聞源流序大行於世
云未之出自谁家而成於何年耶未得詳知竟、先集之
刊已久云恨甚由一覽也 命相基上明齋書

所亦本甚覺不覺若鮭則却人之言其已自覺者錫料也
自得不覺則他人豈如之何更豈可言者久筆手草本亦乃
先生謄出一本之後還于先人者也何以得先屬法我而
責碑還此亦可怪所源流序非序也乃此書添補時先人
自書以書家禮源流草本者也載於先稿而先稿時未

傳何以得大行於世耶

明齋荅

夫其編宗事也雖謂之其編有何害於先生之書而君之必欲
諱之者其意思所存宗未可曉家禮大文序綱者三百六十三
節而今以手筆考之收常見缺外一百九節列先生筆也二百
五十節列先人筆也居家雜儀居喪雜儀僅卷二十張而五章許
列先生筆也七張列先人筆也如此而尚不可謂至小往始有互筆
如此而尚可謂畧有參涉之端而已抑不見手筆之原本者猶
可欺也手筆之原本其可終掩抑宗蹟如此而君之必欲遂非
者豈惑之甚久上全

昨書中有曰刀筆之餘全無真面目又曰手蹟所存今雖益多
云、原本割移之由前已言之此亦悔之無及矣但冊列雖益真面
目筆則自有喜手蹟豈以割移之故而有所加減抑所謂手蹟
益多云者又疑有所刪削抑雖欲刪削家禮大文其可刪削耶
又行狀所謂士友在逝者招邀講說云者其時懷川沃川草序
在錦山西村有時來會或留三四日或留七八日而去久所得
士友指懷川及草序也若先人則與先生同為山泉齋主人日
夜同處有何招邀之事也抑此亦謬認也上全

君於先人直以畧有未涉之語六字肆筆句折益傾忌至此則
在此之義只當不答而更不酬酢而已務以君識見之不到為
可惜惑志之難開為可愍復提宗蹟之曉然易見者相告曉自
以為盡吾之心若於此而終以為不覺則我亦於君何哉便可
置之相忘之地矣上同

前書有不能省後之教故甲辰書上此我祖上老先生書而
並及門下故身戊甲兩書自是一書而門下一別故之於勛書
後一別析之以無所托憶原書中所以奉托之者果何事也更
詳而書首尾一：回示俾得釋然矣但不肖之幸而已愚於後
天說不以共編援例者我祖之講說而已表涉而已者亦猶老先
生之於源流故也 命相呈上明全書

復以先生戊戌甲辰兩書見賢前已奉復而猶不我信則更有
言戊戌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之事不肖執其後故以此意稟
告於先生而答書獎功之者也甲辰書則今載在集中雖不
謄示豈不知之耶所謂奉托之語君則賢言源流事而鄙人
則終不能記得前所以請記示者君以聞不聞見賢故欲

知其話言之旨意如何也君以無所記為答則始知其君言之
誤認也如与行教書中之語多蓋其時先人案有多少添補之
事今其添補手書多冊具在而前所謂序文云者即其時書
於草冊衣張而未脫蒙者也其後先人又以所添太多故命
不肖至今有刪削未盡者案非先生之下托以補遺者也君
之前後所言皆出於臆度不信我言今則不答可也而未書
又復緘口故未免復此略復然者夢与君遇君復迫我如前沒書
中之言吾答之曰老雖無似何可向君作發明語耶唯朝暮死故
拜先生必不以我為背負也君默不復言多夢成於思此亦未必
為正夢而已 誠言無以見學於人往後至此有愧神明君若猶
以為疑則此後恐無開懷之日故不得不有此索之 明全書

戊戌甲辰兩書即公佐所引以爲屬源流補遺之說者也戊戌之
書則其時先人有添補於源流而不肯任其後故以書稟告於先
生一一喜聞而獎勵之者也案言補遺之語下托之事也永決書
則所謂奉托者乃別有語言而源流事非但初久所及而亦不及之
語多今公佐初沒共編之案蹟又不欲言先人之添補爲此補遺之
說必欲以有爲共編無爲之事以無爲有補遺有比性收詰難安有如此意
事即其言所在終不可曉補遺二字嘗而未聞而始也於公佐
之手其與左相言曰吾祖臨沒托修潤於酉峰今雖有所增刪
何可不可謂之查出於吾祖乎云云與行教書曰甲辰之春祖考力
疾扶危作告訣書於石魯元春涉先生且舉明彞姓名曰源流
補遺嘗已屬某云始知吾祖考所編而屬之門人者也云云其與

我書曰我祖臨絕之言門下或聞或不聞而門下每見相基必曰
先生托源流卒功而尚未果云者固非一二較也云云考於答
書以爲吾先生下托之事云則便以不有永決之書亦誤疑迫
我久每中生有作此一語頭比何事即所謂每見必曰云云
者質言如此尤爲可怪本每見托之事則安有受托之言即可
怪一一反覆思之先生曾於春秋有下托之事或每乃語及於
此而又爲信認即誠可怪也

明倫彙編

噫泛然親舊臨死有托而尚不忍忘者人情也况亦父以事之
間訣書相托之說不知爲何事則烏在其爲不背負也戊書未
死之死字甲書死後之字一事意也愚以戊書及臨終之語系
之甲書相托斷非他事而下答白所謂奉托之語君則質言源

流而鄧人終不得記得云、訣書果無源流二字而所以奉托者
若非源流則指何事也豈以鄧書聞不聞之語執以為不托之
證耶鄧書專以甲書仰稟而下復乃以無所記為言其可以
決之無記而所書之有托乎真所謂問東而答西也師生間
訣書是何事而終以為未之省識但曰誤認又曰臆度者果
足以服人之心乎末書又有朝暮死故拜先生之語大逆將以奉
托二字作何說以對也我祖之起所還朝在於戊戌故源流之
托門人亦在此時久若如大逆之言則我祖之書而勗之者何
以穆曰曰各書中全會修正之札友稱及執役之少年乎大抵
我祖行狀既非他人之筆則初冊手字之多寡私藏自序之有
無非惟大逆之所不當言而亦不敢言者也且我祖初冊之托大

逆者請見不許強而後始出而一生坦色者何也然則大逆自
謂曰悔之無及則蔡氏尚書之序有不足多者既而追教曰
手筆原本其可終掩印愚亦曰手筆原本何可掩也我祖於
此書集有掩若之心不後未修潤大逆之功也大逆特以老
先生畧于手筆之故逃擬家庭傳授之例一以非從前錢棹
之請一以廣補遺傳布之法直曰世傳為吾家書卒乃歸
之於備要之前後本大逆、尚忍是仲是書不過賴會法
說也屬之彼此何因大逆而全講皇狀一至於此也若曰受師之
托而續成之云則豈以有孫而明然神誠以大逆之威重宜且
一毫之顧藉而掩我祖行狀置於他地神靈尤弱之禍悽久我
祖碑表源流之二字之外有干涉於此事而又忽捏起也事已

之此儘多說法而不欲一一隨書悼嘆意以為懷
君以先生臨終時訣語相托之說終不能省識為責此則也是也
不能記錄當藏之亦可勝言哉然又曰所以奉托若非源源則
指何事也云此則君亦未思也訣書所教与子上治兄同舍久
如与尊先公兄弟左右提挈勿替切憊之教師不為臨終時下
托之事而必以啟之於源流所以不能記錄當藏之故到今為
君所疑迫如此而吾路奉賢於先生只自罪痛無及而已此以
垂死之年乃見絕於君吾之言行若少見信於人則何至於此
耶自慚、、然君之絕我而去迺亦未免為君歎之君既絕
我且還擲孫氏之書不復相通之意可見而君雖絕我、不
可絕君故略此追復
明參答

俞相荃宰童澤送雉尾箒先生疾革時看其掛在壁上有感而
作曰無情者物有意者人物則吾故人則有遷箒乎爾來幾日
而人已度乎噫
明參集

源流之出於我先生自尤時慣聞而今見注收文字誠可駭然
左相既以先生所撰上達則只當以山泉所編四冊入梓彼中
之本不須兼入也校役何敢辭也但此鹵莽少無所聞老益昏
忘遠來回事必無所益是庸悚愧序文非所敢當然來教此勤
當隨所命策駕身往後紙註眼還納小紙所示看來令人洒然
權尚夏荅俞相荃書

在昔先生編輯此言時与遠近朋侪詳證甚廣後來美村
所住密通則亦不無未助之端久泊晚歲屬之門人尹挺使

之修潤完役案如晦并之於家禮通解至其易簣時貽書申勉
尤切今尹極乃曰不記師教之有吾度作別般語言此豈先生
眷之屬托之言嗚呼礼者所正人心淑凡教而今乃於父事之
地用此蘊張之手段將焉用彼礼哉以先生之明鑑初不料如
此知人其亦難矣耶七狼俱是奔來伎倆何足責也權尚夏所據源序文
先生之於是書其用功之心如此而不幸以付托之非其人乃反
誣人聽聞自得吾書而全諱案狀此甚言謂久美村撰先生行
狀論及先生所編源流類未備書但述不盡明白而曾無一言
之自道今其子孫之勦說与之相背者抑掃何為哉其說備見
北遂翁所撰序及小跋今不收洋焉噫家禮原本中失而後出
致有未備之歎今源流一篇以其久新刊布之故又起此疑

似之端斯道之見危於前後一何其重可慨也已鄭濬所撰源流跋文
備忘記判府事尹極以碩德儒賢負士林重望予之平日尊信
焉如何哉而副學鄭濬跋生慢侮之心侵斥非止一再固已可
駭矣而其所撰家禮源流跋文中乃以托是書於門人尹極要
其未互校勘起頭而結之以不幸以付托之非其人乃反誣人
聽聞自謂吾書而全諱案狀此甚無乃亦流醜詆狼藉是誠何
心哉况跋文之撰在於儒賢既沒之後尤可駭惋鄭濬羅賊
不叙此跋文勿用乙未

荅政院覆逆曰自戊寅以後鄭濬之侵斥儒賢屢下嚴旨而
生習未悛崎屹不已固無巖矣今於跋文中誣詆儒賢無所
不至矣宜以儒相之賢乃有誣人聽聞自得吾書之理哉其用

意構毀尤極痛惋况家礼源流之刊進濫亦知之公肆醜辱略
無忌憚可謂從恣甚矣羅賊之恥失之太寬而汲之伸救抑猶
何哉一自論议歧武是非不明良可慨也

荅柳奎疏曰省疏具悉今茲多士之下出於尊賢之誠深用喜尚
家礼源流共編之曲折始得洋悉而俞相基之全諱臬杖殊甚益
謂久大司憲所撰序文追後見之所謂書序後文不作可也夫抵
跋文予已親覽快正証詆儒賢之恥列一種伸救之論多見其首
且不成說而當劄批考中私家文字推而上之廷本非美事心常
不是之教正指如尚老而發也

荅館儒生尹志述疏曰源流一書兩家之同修共編明白無疑
爾亦之為儒賢疏予予非不知而以予規之序後文不作似甚

吾也柳奎亦之疏幸為先正下証而發則遣辭之際雖欠擇發
所執正久不必取亦故至之非予不取權樂而然也傳曰朴光
世亦疏稱以八道告君之辭已不誠矣托以為儒賢下証醜辱
先正固有紀極而以一牙背兩師之說尤極絕悖噫父子師生
孰重孰重亦該若年下教不虛明白則鄭濬之終始以背師為
說今於跋文中又添背師之目者其用意醜正固已駭惋矣么
麼紳儒輩何敢証辱至此哉極可痛心既稱為儒賢疏予今
姑登之此疏遂出給

丙申七月初四日承者李澤陳汝擬書墓文以政院所在崔尹
兩迹入覽云、傳曰擬書及全文贖書即為入之備忘記今茲
擬書詳細披覽則書中言果多操切向來李到府事劄語是

久不可攸之于全無過之地則多怪乎多士之申下也
傳曰權尚夏所播家禮源流序後文之付火今覽其過多是卷
二冊下政院依前印入
傳曰家禮源流序後文仍存事後亡命下多跋文之教有欠
於魁安儒賢之道亦仍存
荅金昌集劄曰近來申球之疏出而論紛紛尹宣華文集
文字謬妄則甚久請誅申球之章終不允後者予意正以卿
之劄語故也李弘濟定祀嚴慶遂羅不叙曰命毀去其板以
示明是非之意而自今以後此亦予下之疏勿論朝士儒生
一切勿捧則可以杜紛紜之弊矣
傳曰尹宣華陵身負難洗之累自知不慈於世托跡於賢之

間外示自新之意乃於著述之文被引 聖朝而自况又藉重
賊鑄之言至於杜舉云云之說自况其身於無過之地肆然
砧朝有可罰之過其為誣毀孰大於此追奪官爵
傳曰尹拯陵先正臣宋時列義雖師生恩室父子而其包藏之
心世無不知者及夫時事之變憂慮羽熾張遂決反視先正時
烈甚於仇讎終焉先正為奸凶所構殺極刑鷹隼士林之憤
痛在極不在奸凶況刑傷賢之名則特一背師之死人追奪
官爵
丁酉代有理之命東宮連章固辭 王荅曰眼意久劇酬應
甚難命爾代理茲乃國朝故事汝何謙焉付托至重至大夙
夜寅畏無敢或怠念終始典于學 肅廟陵誌

又教曰昨日訓戒之言爾其式克承近日事处分正而是非
明可以不感行百世事閑斯文願不重打故特言之予志汝遵
莫之或撓上同

粵我 孝而勵薪胆之志微起羣儒宣舉以江都不死之事
迨自引咎以明不仕之志上以陳情於君父下以移書於親知
每以外負朋友內愧妻子亦情況得激烈蓋宣舉之言以為
孝而親往江都之疫而在廷諸臣未有一人敢以言忘在莒之
義仍贊其奪發之大志故歛以江都一事終始提醒為勉勵上
下之第一義視者不察或疑其太過或謂之當辭故若之間不
得不由論旁曉其曰杜舉云者豈庶吾言如膳夫之辭之謂也
其曰達權云者何人處度之自與匹夫不同之謂也昌集所記

有何可罰當死之說亦可謂急於構大自不免其絕情矣嚴久
其曰同患難言之甚矣云者即管仲之戒弁桓馮異之勉漢光
也其曰今日可言他日不可出口云者在莒之厄河北之難政當
在桓公光武而言之不當為孝公明帝而言之言也其曰康王
在軍之言即鑄之說也鑄之所問未可據王之言也宣舉之所若
即同患難言甚害之意也隨問隨答不為排斥顧何足為宣舉
罪也珠林之始出也 先王亦嘗以為尹宣舉文集事取入覽
與儒林所言不同又以未見近世於儒疏何可以誣毀之目直
駁於同測之科為教故雖以選集之凶狡猶不敢直言之誣
誣也始以珠林怪鬼筆以若斥之者然亦俄又為復辭曰宣
舉非誣 聖祖而跡則誣 聖祖其身不可用其書不可不

毀始售其毀板之汴而終焉晉澤之迹出而誣 砧祀之禁於
是乎成文以為其書既毀其身不可不究終至於毀板之不足
而追奪之由淺入深織非成貝亦口爭喧羣說競譖一則誣
砧祀也二則誣 砧祀也恐動熒惑靡不用極慈母之行安
得不投竹三至之行言也信以古以來扶摘文字以為罪案者
自是宵小手段時烈拾金壽與書論山陵事追提温幸之說曰
齊陶展陵温泉則逐年行幸而專取羣臣乃各自反之言且時
論以改卜弘濟河為太遠則書其又曰雖知 寧陵之近不能
展省列与 寧陵何異談証 顯者殆無餘地而已未嘗人
欲登死地則 先大王終不允許庚申後時烈亦蒙甄復 先
王之不以文字罪人之言於此可見時烈之於 顯廟其言果

何如而曾不一^言斥之抑於宣奉以為、不成說之事強加僇辱
臣亦未知此輩之意果出於為 砧祀抑為時烈^{主黃龍塔傳生黃}
惟操權益厚啟曰尹宣奉父子為曩時奸凶所構毀至今抱冤
泉下士林之冤鬱為如何哉其時權奸白地構陷欺蔽 聖聰
或恐下暴之疏登徹而天日下輝百般周遮至有勿捧之請當
此羣凶伏法之日不可一循當初壅蔽之習法後似當一捧
入 上曰休為之
殿下今日之所當勉者莫大於繼志述事而況今三年南狩
聖慕稱功尤當深追 遺者不愆不忘宜宜遷然變改以損
光前之孝矣丁酉年秋 殿下代理之初 先王特降 批考而
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惑於百世也事關斯文不

重刊故特言之予志汝遵莫之或撓其傳說之丁寧甚切而猶
慮久遠之後是非或度又於御製中別為書示曰父師輕重
之說曾有下教之一自擬書墓文詳覽之後予深究義
理是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之凡我子孫須遵此言堅執
勿撓可也併於碑刻昭揭日星可以永垂無窮而伏况
下朝夕服膺所以感歎而遵奉者尚少何哉云云頌駁序有是疏
方當丙申夏函球之訪出而國舅時在館賦上制論列以球中
誣毀 世祖之謬語是亦精之外析之以其不正為一世之羞
是對國舅於是猶有一段公心之未全泯者而今乃忽度前
見甘自附於向來逆惡之倫論其亦有所不得已者夫國舅
之所藉重者惟在於遠祖之為必不可違 奉人孰不知而此

亦有不可心膠守者試就昌集事而論之昌集內懷遠校外
示勤恪雖先大王別誓之明物不離其感今茲儒林是非
之倒植亦厚誣天聽之一事到今遂節彰者王法亟行之
後亦將以先朝之所賞眷遇者而以今日處分敵之行不
遵先考之科仰云云鍾孝儒生李徵復書



